



五
禮
通
考



九



12
號 1062
卷 9



五禮通考卷第二十三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

李太保總督肅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貢士

吳江顧

吉禮二十三

大雩

隋書高祖本紀開皇三年四月旱甲申上親祈雨于國
城之西南癸巳上親雩
禮儀志隋雩壇國南十三里啟夏門外道左高一丈周
百二十尺孟夏之月龍星見則雩五方上帝配以五人
帝于上以太祖武元帝配享五官從配于下牲用犢十
各依方色京師孟夏後旱則祈雨理冤獄失職存鰥寡
孤獨賑困乏掩骼埋胔省徭役進賢良舉直言退佞諂
黜貪殘命有司會男女恤怨曠七日乃祈岳鎮海瀆及



諸山川能興雲雨者又七日乃祈社稷及古來百辟卿士有益于人者又七日乃祈宗廟及古帝王有神祠者又七日乃修雩祈神州又七日仍不雨復從岳瀆已下祈如初典秋分已後不雩但禱而已皆用酒脯初請後二旬不雨者即徙市禁屠皇帝御素服避正殿減膳撤樂或露坐聽政百官斷傘扇令人家造土龍雨澍則命有司報州郡尉祈雨則理冤獄存鰥寡孤獨掩骼埋胔潔齋祈于社七日乃祈界內山川能興雨者徙市斷屠如京師祈而澍亦各有報雩雨則崇京城諸門三崇不止則祈山川岳鎮海瀆社稷又不止則祈宗廟神州報以太牢州郡縣苦雨亦各崇其城門不止則祈界內山川及祈報用羊豕

樂志雩祭奏誠夏辭

迎送神登歌與圜丘同

朱明啟候時載陽肅若舊典從五方嘉薦以陳盛樂奏氣序和平資靈祐公田既雨私亦濡人殷俗富政化敷

舊唐書禮儀志孟夏之月龍星見雩五方上帝于雩壇五帝配于上五官從祀于下牲用方色犢十豕豆已下如郊祭之數唐武德初定令每歲孟夏之月雩祀昊天上帝于圜丘景帝配牲用蒼犢二五方上帝五人帝五官並從祀用方色犢十

音樂志孟夏雩祀上帝于南郊樂章八首

貞觀中褚亮等作今行用

降神用豫和

詞同冬至圜丘

皇帝行用大和

詞同冬至圜丘

登歌奠玉帛用肅和 朱鳥開辰蒼龍啟映大帝昭享羣生展敬禮備懷柔功宣舞詠旬液應序年祥叶慶

迎俎用雍和 紺筵分彩瑤圖吐絢風管晨凝雲歌

曉轉肅事蘋藻虔申桂奠百穀斯登萬箱攸薦

皇帝酌獻飲福酒用壽和

詞同冬至園丘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鳳曲登歌調令序龍

雩集舞泛祥風綵綵雲迴昭睿德朱干電發表神功

武舞用凱安

詞同冬至園丘

送神用豫和

詞同冬至園丘

唐六典凡京師孟夏以後旱則先祈岳鎮瀆海及諸山川能興雲雨者皆于北郊望祭又祈社稷又祈宗廟每七日一祈不雨還從岳瀆如初旱甚則修雩

舊唐書元宗本紀開元四年二月以關中旱遣使祈雨于驪山應時澍雨令以少牢致祭仍禁斷樵採

文獻通考開元十一年初孟夏後旱則祈雨審理冤獄賑恤窮乏掩骼埋胔先祈岳鎮海瀆及諸山川能興雲

致雨者一祈不雨還從岳瀆如初旱甚則大雩秋分後不雩初祈後一旬不雨即徙市禁屠殺斷扇造大土龍雨足則報祀所用酒脯醢報準常祀皆有司行事已齊未祈及經祈者皆報祀

舊唐書禮儀志起居舍人王仲邱既掌知修撰乃建議曰案貞觀禮孟夏雩祀五方上帝五人帝五官於南郊顯慶禮則雩祀昊天上帝於園丘且雩祀上帝蓋為百穀祈甘雨故月令云命有司大雩帝用盛樂以祈穀實鄭元云雩上帝者天之別號允屬昊天祀於園丘尊天位也然雩祀五帝既久亦請二禮並行以成大雩帝之義

開元禮孟夏雩祀昊天上帝於園丘以太宗文武聖皇帝配

遵豆等如冬至儀都十七座

又祀五帝於壇第一等五人帝於壇第

五禮通考卷二十三
二 等

籩豆各四簋
籩豆各一也

又祀五官於內壝之外

每座籩豆各
二餘各一

其儀並如

冬至圜丘

蕙田案開元雩祀圜丘儀同冬至已見祀天
門不重出

時早祈太廟 將祈有司卜日如別儀前二日守宮設
祈官以下次各于常所右校掃除內外又為瘞埽于北
門之內道西方深取足容物前一日諸祈官清齋於廟
所諸衛令其屬晡後一刻各以其方器服守衛廟門奉
禮設版位於內外並如常儀設望瘞位於堂之東北當
瘞埽西南又設奉禮位於瘞埽東北南向贊者二人在
西少退太廟令拂拭神幄又帥其屬以罇坩罍洗篚罍
制幣篚入設皆如常儀執罇罍篚罍者各位於罇罍篚
罍之後太官令先饌酒脯醢告日未明三刻諸告官以

下各服其服太廟令良醞令之屬入實罇罍及幣

每室春
夏用兩

犧罇秋冬用兩著罇一實明水為上一實醴齊次之山罍
二實元酒為上

實清酒次之幣以白各長一丈八尺

未明二刻奉禮

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御史博士太廟令宮闈令太
祝以下入當階間北面西上立定奉禮曰再拜贊者承

傳

凡奉禮有詞
贊者皆承傳

御史以下皆再拜訖升行掃除於上太廟令

以下升自東階入開埽室奉出獻祖以下九室神主各
置於座如常儀訖各引就位贊明謁者引祈官以下俱
就門外位謁者引祈官贊引引執事者次入就位立定
奉禮曰再拜祈官以下皆再拜謁者進祈官之左白有
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太官令出帥進饌陳於東門之
外初太官令出諸太祝俱取幣于篚各立於罇所謁者
引祈官升自東階詣獻祖廟室戶前北向太祝以幣東
向授祈官受進幣北向跪奠於獻祖神座俛伏興出戶

北向再拜訖謁者引祈官次進幣於懿祖以下諸室皆
如上儀訖謁者引還本位諸太祝各還罇所太官令引
饌入自正門升自大階諸太祝迎引於階上各設神座
前訖太官令以下降復位諸太祝各還罇所謁者引祈
官詣壘洗盥手洗爵訖升自東階詣獻祖酒罇所執罇
者舉罇祈官酌醴齊訖謁者引祈官入詣獻祖神座前
北向跪奠爵俛伏興出戶北向立太祝持版進於戶外
之右東向跪讀祝文其文為水旱厲疾蝗蟲及
征伐四夷各臨時制之訖興祈官再拜太
祝進跪奠版於神座前俛伏興還罇所謁者引祈官次
詣懿祖以下諸室如獻祖之儀唯不
盥洗訖謁者引祈官詣東
序西向立諸太祝以爵酌壘福酒合置一爵一太祝持
爵進祈官之左北向立祈官再拜受爵跪祭酒遂飲卒
爵太祝進受爵復於坫祈官俛伏興再拜訖謁者引祈

官降復位諸太祝各入室跪撤豆如式興還罇所奉禮
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已飲福
者不拜奉禮曰再拜祈官以下皆

再拜訖謁者進祈官之左白請就望瘞位贊者轉就瘞
埽東北位謁者引祈官就望瘞位西向立於祈官將拜
諸太祝各執篚進神座前跪取幣興降自大階詣瘞埽
以制幣置於埽訖奉禮曰可瘞東西面各四人寘土半
埽謁者進祈官之左白禮畢奉禮贊者還本位御史太
祝以下俱復執事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御史以下俱再
拜贊引引出太廟令太祝宮闈令納神主如常儀其祝
版燔於齋坊若得所祈報祠用太牢受昨與將
祈同餘與告禮同祭文臨時制撰

時旱祈於太社 將祈有司卜日如別儀行事薦獻與
巡狩告社稷禮並同太社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
子嗣天子某謹遣具位姓名敢昭告于太社爰以農功

久闕時雨唯神哀此蒼生敷降靈液謹以清酒脯醢明薦于太社以后土勾龍氏配神作主尚享太稷祝文同后土氏

祝文曰嗣皇帝某謹遣具位姓名敢昭告于后土氏餘

同社后稷文同得雨報用太牢瘞幣血飲福受胙與正祭同餘與告禮同太社祝文曰佳以久缺時雨敢陳情誠惟神昭祐降茲靈液率土霑洽蒼生咸賴謹以玉帛清酒醴齊粢盛庶品明薦于太社以后土勾龍氏配神作主尚享太稷后土氏后稷祝文並同每配祝無玉帛字

時旱祈嶽鎮以下於北郊報祀將祈有司筮日如別儀

就祈及祭同前二日守宮設祈官以下次於東壝之外道南北

向以西為上設陳饌幔於內壝東門外道北南向右校

掃除壇之内外又為瘞瘳於壇之壬地方深取足容物

前一日諸祈官清齋於祈所諸衛令其屬晡後一刻各

以其方器服守衛壝門俱清齋一宿奉禮設祈官位於

內壝東門之內道北執事位于道南每等異位俱重行

西面以北為上設御史位于壇下西南東向令史陪其

後設奉禮位於祈官西南贊者二人次之少退俱西向

北上設望瘞位于壇之東北西向又設祈官門外之位

於東壝之外道南每等異位重行北向以西為上郊社

令以酒罇入設於位嶽鎮海瀆各山罇二山川各蜃罇

二每方皆於神座之左俱右向皆有坵以置爵設罍洗篚冪各於

其方皆道之左俱內向執罇罍冪冪者位於罇篚之後

其日未明二刻太史令郊社令各服其服設嶽鎮海瀆

及諸山川神座各於其方俱內向席皆以莞設神位各

於座首未明一刻諸祈官以下各服其服郊社與良醢

令之屬入實罇罍山罇實以醴齊蜃罇實以汎齊其明水各實于上罇太祝以幣置於篚

設於饌所嶽鎮海瀆皆有幣各依方色俱丈八尺太官令帥進饌者實籩豆入設

於內壝東門之外饌幔內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

引御史太祝以下與執罇罍冪冪者入詣南方山川之

西南當門重行北向以西爲上立定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御史以下皆再拜執罇罍篚冪者各就位贊引引御史以下行掃除如常訖出還齋所奉禮以下次還齋所質明謁者引獻官以下俱就門外位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御史以下入就位謁者引獻官贊引引執事者次入就位立定奉禮曰再拜獻官以下皆再拜謁者進獻官之左白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奉禮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太祝各取幣于篚以授獻官獻官受幣詣東嶽座諸太祝各奠幣于諸嶽鎮海瀆之座謁者引獻官再拜訖降還本位於獻官初授幣太官令帥進饌者奉饌陳于東門之外獻官奠幣再拜訖太官令引饌入諸太祝迎引於座首各奠於神位前施設訖太官令以下還本位諸祝各還罇所謁者引獻官詣罍洗

盥手洗爵詣東嶽酒罇所執罇者舉冪獻官酌酒謁者引獻官進東嶽神座前東向跪奠爵興少退東向立初獻官進奠祝史以爵酌酒助奠東鎮以下還罇所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南面跪讀祝文曰敢昭告於東方嶽鎮海瀆久闕時雨黎元恟懼惟神哀救蒼生敷降嘉液謹以制幣清酌脯醢明薦於東方嶽鎮海瀆尚享太祝興獻官再拜太祝進跪奠版于神座興還罇所獻官再拜謁者引獻官以次獻諸方嶽鎮海瀆如東方之儀諸方祝文並同訖贊引引獻官還本位初獻東嶽贊引次引獻官就罍洗盥手洗爵訖詣東方山川酒罇所執罇者舉冪獻官酌酒訖贊引引獻官進詣東方山川首座前跪奠爵興少退東向立初獻官奠酒齋郎酌酒助奠訖還罇所祝史持版進於神座之右西向跪讀祝文文同嶽祭興獻官再

拜跪奠版於神座興還罇所獻官再拜訖贊引引獻官
以次獻諸方山川如東方之儀諸方祝文皆同訖贊引引獻官還
本位諸祝各進跪撤豆如式興還罇所奉禮曰再拜獻
官以下皆再拜謁者進獻官之左白請就望瘞位謁者
引獻官就望瘞位面向立於在位者將拜諸太祝各進
神座前跪取幣置於埽奉禮曰可瘞東西廂各二人寘
土半埽謁者進初獻之左白禮畢遂引獻官出贊引引
執事者以次出御史太祝以下俱復執事位立定奉禮
曰再拜御史以下皆再拜贊引引出祝版燔於齋所報祀

用牲幣飲福受胙于東方嶽鎮山川首座之前其山川唯飲福而不受胙埋毛血與正祭同餘與祈禮同祝文與報社同

時早就祈嶽鎮海瀆 前一日諸祈官皆於祈所清齋
一宿所司清埽内外又爲埋埽於壇南如常奉禮設祈
官位於壇東南執事者位於祈官東南奉禮位於執事

西南贊者二人在南差退俱面向北上又設太祝奉幣
位於瘞埽之南北向海瀆南設奉幣位向光所又設祈官以下門外位於

南門之外道東重行西面北上設罇塹壘筐各於當所
執罇壘筐者各位於罇壘之後其日未明祈官以下各
服其服所司帥其屬入設神座及實罇壘如常儀太祝
以幣置於筐幣各本方色長丈八尺掌饌者實邊豆邊一實脯豆一實醢奉禮帥贊

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太祝及執罇壘筐者入當壇南重
行北面以西爲上立定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太祝以
下皆再拜執罇壘者各就位贊引引太祝升自東陞行
埽除於上訖降行埽除於下皆就位質明謁者引祈官
贊引引執事者俱入就位立定奉禮曰再拜祈官以下
皆再拜其先拜者不拜謁者進祈官之左白有司謹具請行事退
復位奉禮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初白請行事掌饌者

帥進饌者奉饌陳於東門外祈官拜訖太祝跪取幣於
筐以授祈官祈官奉幣置於神座祈官拜訖降復位掌
饌者引饌入升自南陛太祝迎引於壇上進設於座前
設訖掌饌者以下降復執事位謁者引祈官詣壘洗盥
手洗爵升自南陛詣酒罇所執罇者舉罇祈官酌酒謁
者引祈官進北面跪奠於神座前俛伏興少退北向立
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東面跪讀祝文與祈社同嶽鎮
海濱各隨其稱祝
興祈官再拜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罇所祈官拜訖
謁者引祈官降復位太祝進跪撒豆如式還罇所奉禮
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謁者進祈官之左白請就望座
位謁者引祈官就望座位面向立於在位者將拜太祝
進神座前跪取幣置於埕東西面各二人寘土半埕海濱
則以幣
沈之奉禮曰再拜祈官以下皆再拜謁者進祈官之左

白禮畢遂引祈官出贊引引執事者以次出太祝以下
俱復執事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太祝以下皆再拜以出
奉禮贊者以次出其祝版燔於齋所得雨報祠以特牲其沈瘞
幣血及飲福受胙皆與正

祭同餘與祈禮同祝
文與北郊報祠同

久雨崇祭國門 將祭有司筮日如別儀前一日諸祭
官清齋於祭所右校掃除祭所太官丞先饌酒脯醢罇以
醢齊
其日質明郊社丞帥其屬設神座皆內向設酒罇各於
神座之左設壘洗及筐於酒罇之左俱內向並實以
中爵執罇
壘洗筐者各位於罇壘洗筐之後奉禮設獻官位於壘
洗之左而右向執事者於其後皆以近神為上郊社丞
與良醢之屬實罇壘獻官以下俱就位立定謁者贊拜
獻官以下皆再拜祝與執罇壘筐者各就位太官丞出
詣饌所謁者進獻官之左白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

太官丞引饌入太祝跪迎設於神座前訖太官丞以下還本位祝還罇所謁者引獻官詣罇洗盥手洗爵詣罇所執罇者舉罇獻官酌酒進神座前跪奠爵俛伏興少退向座立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天子遣某官姓名昭告於國門霖雨淹久害於百穀唯靈降福應時開霽謹以清酌嘉薦明告於神尚享祝興獻官再拜太祝跪奠版於神座俛伏興還罇所獻官再拜訖謁者引還本位祝進跪撤豆俛伏興還罇所祝與執罇罇者俱復執事位謁者贊拜獻官以下皆再拜謁者進獻官之左白禮畢遂引獻官以下出每祭皆如之祝版皆燔於齋所

前日以霖雨式陳誠禱唯神降祉應時開霽謹以清酌少牢粢盛庶品明薦于神尚享

若雨止報祠用少牢飲福與祈同祝文曰

諸州縣祈社稷 前二日本司掃除壇之内外又爲瘞

埽於壇北如常設上佐以下次於社壇西門之外道北隨地之宜前一日諸祈官皆於祭所清齋一日掌事者饌酒脯醢設上佐位於稷壇西北掌事以下位於西門之內道北俱重行東向以南爲上設贊唱者位於上佐東北東面南上設望瘞位於埋埽北如常設上佐以下門外位於西門之外道南俱重行北面以東爲上其日夙興本司帥其屬守社壇四門去壝九十步所禁斷行人掌事者入設神席罇坵罇洗篚罇如常祭之儀每座各一籩豆篚實巾二爵二酌座皆爵一置於坵質明上佐以下各服其服本司帥掌事者入實罇罇洗以祝版各置於坵又以幣各置於篚設於饌所其幣各長一丈八尺贊禮者引上佐以下俱就門外位贊唱者先入就位祝與執罇罇者入當社壇北重行南向以東爲上

立定贊唱者曰再拜祝以下皆再拜執罇者各升自西階立於罇所執壘者各就位諸祝詣社壇升自西階行掃除訖降入詣稷壇升行掃除訖諸祝出奉幣筐入就瘞埴北位贊禮者引上佐以下入就位立定贊唱者曰再拜上佐以下皆再拜贊禮者進上佐之左白請行事還本位贊唱者曰再拜上佐以下皆再拜初白請行事掌饌者帥執饌者奉饌陳於西門之外祝以幣授上佐贊者引上佐升壇北陞南向跪奠於社神座前訖興少退再拜訖復位又祝以幣授上佐上佐奉幣升稷壇跪奠如社壇之儀訖掌饌者引饌入社稷之饌升自北階配座之饌升自西階諸祝迎引於壇上各設於神座前訖掌饌者降自西階復位諸祝各還罇所贊禮者引上佐詣壘洗盥手洗爵自社壇北階升詣社神酒罇所執

饌者舉罇上佐酌酒進詣神座前南向跪奠爵興少退南向立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西面跪讀祝文曰歲月日子刺史姓名謹遣具位姓名敢昭告於社神

自社稷以下祝文並與國

祈尚饗訖興上佐再拜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罇所上佐再拜訖贊禮者引上佐詣配座酒罇所取爵於站執罇者舉罇上佐酌酒進詣后土氏神座前西向跪讀祝文尚饗訖興上佐再拜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罇所上佐再拜訖贊禮者引上佐降自北階詣壘洗盥手洗爵詣稷壇之北階升獻如社壇之儀獻訖贊禮者引上佐降復位諸祝各進神座前跪徹豆興還罇所贊唱者曰再拜上佐以下皆再拜贊禮者進上佐之左白請就望瘞位贊者引上佐就望瘞位南向立祝以筐進於神前取幣及血黍稷飯皆寘於埴贊唱者曰可瘞埴東

西各二人寘土半埴贊者進上佐之左白禮畢遂引出諸執事者以次出諸祝與執罇壘篚者降復執事位贊唱者曰再拜祝以下俱再拜以出其祝版燔於齋所

報祠以羊豕其祭器之數及飲福受胙瘞幣血皆與正祭同餘與祈禮同祝文自社稷及后土后稷等並與國祈報同

諸州縣祈諸神

前一日本司設上佐以下次於祈所

隨地之宜又爲瘞埴於神座之南方取深足容物諸祈官皆於祈所清齋一日掌事饌酒脯醢每座邊豆各一祈日質明去祭所七十步禁止行人上佐以下各服其服祝帥掌事者奉席入設神座於北廂南向若更有諸座則以西爲上贊禮者帥執罇者設罇於神座之左北向設洗於酒罇東北向壘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篚實以巾爵執罇壘篚者各位於罇壘篚後設上佐以下位於神座東南重行西面以北爲上設贊唱者位於上

佐西南西向設望瘞位於瘞埴之南北向西上設門外位於東門之外道南北向西上掌事者入實罇壘洗以祝版置於坫又以幣置於篚設於饌所其幣各長一丈八尺贊禮者引上佐以下俱就門外位贊唱者先入就位祝與執罇壘者入當神座前重行北面西上立定贊唱者曰再拜祝以下皆再拜執罇壘篚者各就位祝進神座前行掃除訖贊唱者曰再拜上佐以下皆再拜贊禮者進上佐之左白請行事還本位贊唱者曰再拜上佐以下皆再拜初白請行事掌饌者帥執饌者奉饌陳於西門之外祝以幣授上佐上佐受幣跪奠於神座前訖興少退再拜訖復位掌饌者引饌入祝迎引於座首各設於神座前訖執饌者退復位祝還罇所贊禮者引上佐詣壘洗盥手洗爵詣酒罇所執罇者舉罇上佐酌

酒贊禮者引上佐詣神座前北向跪奠爵興少退北向立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東向跪讀祝文訖興上佐再拜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罇所若更有諸座祈官酌獻皆如其儀唯不盥手奠祝文與上同贊禮者引上佐還本位祝進神座前跪徹豆興還罇所贊唱者曰再拜上佐以下皆再拜贊禮者進上佐之左白請就望瘞位上佐就望瘞位北面立祝以幣寘於埴埴東西各二人寘土半埴贊者進上佐之左白禮畢遂引上佐以下出訖祝興執罇罍篚者俱復執事位贊唱者曰再拜祝以下皆再拜其祝版燔於齋所若祈海瀆等其幣沈之設奉幣幣血皆同祭社之禮若非嶽鎮海瀆先代帝王唯飲福不受胙其瘞埴之位仍依祈禮若海瀆等沈幣又并沈血位及沈之時節准祈沈之禮若報祠先代帝王埋幣與祈同

蕙田案馬氏通考採開元禮脫此二段但載

諸州縣崇城門一段故起句若霖雨不止於上文全不承接中云餘與祈祝同而祈祝不知何指蓋其採輯疎略致有此病今照圖書

集成補入

諸州縣崇城門 若霖雨不止崇祭城門設神座皆內向設瓢齊之罇各於神座之左設罍洗及篚於酒罇之左俱內向設司功縣則縣尉位於罍洗之左而右向執事者位於其後皆以近神為上贊禮者贊拜無幣不為瘞埴餘與祈祝同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刺史姓名縣則縣令遣具位姓名昭告於城門霖雨淹久害於百穀唯靈降福應時開霽謹以清酌嘉薦明告於城門尚享若雨止報祠用特牲飲福餘與崇同祝曰前以霖雨式陳誠禱唯靈降祉應時開霽餘同上

圖書集成肅宗實錄乾元二年四月癸亥以久旱徙東西二市祭風伯雨師修雩祀壇爲泥土龍望祭名山大川而祈雨

唐書馬璘傳永泰初檢校工部尚書北庭行營鄧寧節度使天大旱里巷爲土龍聚巫以禱璘曰旱由政不修即命撤之明日雨是歲大穰

舊唐書代宗本紀大歷九年七月久旱京兆尹黎幹歷禱諸祠未雨又請禱文宣廟上曰丘之禱久矣

十二年六月癸巳時小旱上齋居祈禱聖體不康是日不視朝

德宗本紀貞元元年五月癸卯分命朝臣禱羣神以祈雨十五年四月丁丑以久旱令陰陽人法術祈雨

十九年五月甲辰自正月至是未雨分命祈禱山川七

月甲戌始雨

宋史太祖本紀建隆元年八月甲戌命宰相禱雨二年六月壬子祈雨

文獻通考建隆二年夏旱翰林學士王著請令近臣案舊禮告天地宗廟社稷及望告嶽鎮海瀆於北郊以祈甘澤詔用其禮惟不設配坐及名山大川雨足報賽如禮

宋史太祖本紀三年三月癸亥禱雨五月甲子幸相國寺禱雨齊博德相霸五州自春不雨以旱減膳徹樂乾德元年夏四月旱甲申徧禱京城祠廟夕雨五月壬子朔禱雨京城甲寅遣使禱雨嶽瀆七月丁丑分命近臣禱雨十二月甲寅命近臣祈雪二年三月丁酉遣使祈雨於五嶽

開寶三年四月丁亥幸寺觀禱雨辛卯雨 五年五月
乙丑命近臣祈晴十二月乙酉朔祈雪 六年十二月
壬午命近臣祈雪 七年二月癸卯命近臣祈雨十二
月辛亥命近臣祈雪 八年二月己丑命祈雨五月辛
巳禱晴 九年三月庚寅大雨命近臣詣諸祠廟祈晴
四月己亥雨霽庚子有事園丘七月丙戌命近臣禱晴
禮志開寶中大祖幸西京以四月有事南郊躬行大雩
之禮

太宗本紀太平興國三年正月辛亥命羣臣禱雨癸丑
京畿雨足 五年五月辛酉命宰相祈晴 六年四月
辛未幸太平興國寺祈雨 七年三月乙巳以旱分遣
中黃門徧禱方嶽

雍熙三年八月丁未大雨遣使禱嶽瀆至夕雨止十二

月幸建隆觀相國寺祈雪

禮志雍熙四年正月禮儀使蘇易簡言太祖皇帝光啟
丕圖恭臨大寶以聖授聖傳於無窮欲望將來雩祀以
太祖崇配奏可

太宗本紀淳化二年閏二月戊寅禱雨三月己巳以歲
蝗旱禱雨弗應手詔宰相呂蒙正等朕將自焚以答天
譴翼日而雨蝗盡死 三年九月丙申遣官祈晴京城
諸寺觀

至道二年五月丙寅以京師旱遣中使禱雨戊辰命宰
臣祀郊廟社稷禱雨
禮志至道三年十一月有司言孟夏雩祀請奉太宗配
詔可

真宗本紀咸平元年五月甲子幸大相國寺祈雨升殿

而雨

文獻通考 咸平元年以旱遣使禱衛州百門廟白鹿山

百門廟以祈禱有應賜名靈源廟

真宗本紀 咸平二年閏三月丁亥以久不雨戊子幸太一宮天清寺祈雨

禮志 祈報周官太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永祈福祥於是歷代皆有禴禋之事宋因之有所有報祈用酒脯醢郊廟社稷或用少牢其報如常祀或親禱諸寺觀或再幸或徹樂減膳進蔬饌或分遣官告天地太廟社稷嶽鎮海瀆或望祭於南北郊或五龍堂城隍廟九龍堂浚溝廟諸祠如子張子夏信陵君段干木扁鵲張儀吳起單雄信等廟亦祀之或啟建道場於諸寺觀或遣內臣分詣州郡如河中之后土廟太寧宮亳之太清明道

宮充之會真景靈宮太極觀鳳翔之太平宮舒州之靈仙觀江州之太平觀泗州之延祥觀皆函香奉祝驛往禱之凡旱蝗水潦無雪皆禱焉咸平二年旱詔有司祠雷師雨師內出李邕祈雨法以甲乙日擇東方地作壇取土造青龍長吏齋三日詣龍所汲流水設香案茗果饗餌率羣吏鄉老日再至祝酹不得用音樂巫覡雨足送龍水中餘四方皆如之飾以方色大凡日干及建壇取土之里數器之大小及龍之修廣皆以五行成數焉詔頒諸路

真宗本紀 四年二月丁未祈雨 五年六月都城大雨

七月戊戌幸啟聖院太平興國寺上清宮致禱雨霽

文獻通考 景德三年詔有司詳定諸祠祭事有司言今年四月五日雩祀昊天上帝十三日立夏祀赤帝案月

五音
令立夏之日天子迎夏於南郊注云迎夏爲祀赤帝於南郊又云是月也大雩注云春秋傳曰龍見而雩謂建巳之月陽氣盛而常旱萬物待雨而長故祭天以祈雨龍星謂角亢也立夏後昏見於東方又案五禮精義云自周以來歲星差度今之龍見或在五月以祈甘雨於時已晚但四月上旬十日今則唯用改朔不待時節祭於立夏之前違茲舊禮之意苟或龍見於仲夏之時雩祀於季春之節相去遼闊於理未周欲請自今並於立夏後卜日如立夏在三月則待改朔庶節氣協於純陽典禮符於舊史又案月令云季秋之月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藏帝籍之收於神倉是月也大饗帝則季秋之月農事之終大享明堂報茲嘉穀苟或猶未得節尚當建酉因而卜日有屬先時欲望自今並過寒露然後卜日

或寒露在八月則至九月乃卜自餘諸祠祭皆叶禮令無所改易奏可

禮志景德三年五月旱又以畫龍祈雨法付有司刊行其法擇潭洞或湫澤林木深邃之所以庚辛壬癸日刺史守令帥耆老齋潔先以酒脯告社令訖築方壇三級高二丈闊一丈三尺壇外二十步界以白繩壇上植竹枝張畫龍其圖以縑素上畫黑魚左顧環以元龜十星中爲白龍吐雲黑色下畫水波有龜左顧吐黑氣如綫和金銀朱丹飾龍形又設皂幡刻鸞頸血置槃中柳枝洒水龍上俟雨足三日祭以一鰲豕取畫龍投水中真宗本紀大中祥符二年二月乙巳幸大相國等寺上清宮祈雨戊申遣使祀太一祀元冥巳酉雨四月巳未河北旱遣使祠北嶽

禮志大中祥符二年旱遣司天少監史序祀元冥五星於北郊除地爲壇望告已而雨足遣官報謝及社稷初學士院不設配位及是問禮官言祭必有配報如常祀當設配坐又諸神祠天齊五龍用牛祀與祀城隍用羊一八籩八豆舊制不祈四海帝曰百谷之長潤澤及物安可闕禮特命祭之

真宗本紀四年九月戊子幸太乙宮祈晴八年二月癸酉祈雨

天禧元年三月辛丑以不雨禱于四海

仁宗本紀明道二年三月丁亥祈雨于會靈觀上清宮景治開寶寺

慶歷三年四月丙辰以春夏不雨遣使禱祠嶽瀆五月庚辰祈雨于相國寺會靈觀五年二月辛亥祈雨于

相國天清寺會靈祥源觀乙卯謝雨七年三月辛丑祈雨于西太一宮及還遂雨四月丁未謝雨八年五月壬辰以久雨齋禱

禮志仁宗慶歷大雩宗祀之儀皆用犢羊豕各一樂志孟夏雩祀仁宗御製二首

太祖配坐奠幣獻安昊天蓋高祀事爲大嚴配皇靈億福來介

酌獻感安龍見而雩神之來格犧象精良威靈赫奕

仁宗本紀嘉祐七年三月乙丑祈雨于西太一宮庚午謝雨

英宗本紀治平元年四月甲午祈雨于相國天清寺醴泉觀二年九月乙酉以久雨遣使祈于嶽瀆名山大

川

神宗本紀治平四年

時未改元

十一月戊子分命宰臣祈雪熙

寧元年春正月以旱減天下囚罪一等杖以下釋之壬辰幸寺觀祈雨夏四月戊申命宰臣禱雨

禮志熙寧元年正月帝親幸寺觀祈雨仍令在京差官分禱各就本司先致齋三日然後行事諸路擇端誠修潔之士分禱海鎮嶽瀆名山大川潔齋行事毋得出謁宴飲賈販及諸煩擾令監司察訪以聞諸路神祠靈跡寺觀雖不係典祀祈求有應者並委州縣差官潔齋致禱已而雨足復幸太一宮報謝

神宗本紀元年十一月癸未命宰臣禱雪十二月己亥朔命宰臣禱雪癸丑禱雪于郊廟社稷壬戌雪二年三月丙戌命宰臣禱雨

熙寧五年七月己酉始建雩壇祀上帝以太宗配六年

五月戊申禱雨九月戊辰詔禱雨決獄七年四月

以旱罷方田是日雨十年七月甲寅禱雨

禮志熙寧十年四月以夏旱內出蜥蜴祈雨法捕蜥蜴數十納甕中漬之以雜木葉擇童男十二歲下十歲上者二十八人分兩番衣青衣以青飾面及手足人持柳枝霑水洒散晝夜環繞誦咒曰蜥蜴蜥蜴興雲吐霧雨令滂沱放汝歸去雨足

神宗本紀元豐三年二月丁巳命輔臣禱雨四年九

月甲辰詳定郊廟奉祀禮儀

禮志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所言近詔宗祀明堂配以上帝其餘從祀羣神悉罷今大雩猶循舊制皆羣神從祀恐與詔旨相戾請孟夏大雩唯祀上帝以太宗皇帝配

餘從祀羣神悉罷又請改築雩壇於國南以嚴祀事祈用少牢並從之

神宗本紀元豐五年秋七月己酉始建雩壇祀上帝以太宗配

禮志禮部言雩壇當立於園丘之左巳地其高一丈廣輪四丈周十二丈四出陛爲三壝各二十五步周垣四門一如郊壇之制從之

哲宗本紀元祐元年正月丙辰久旱宰相國寺祈雨五年正月癸卯禱雨嶽瀆八年八月丁未久雨禱山川

紹聖元年十二月命諸路祈雪

高宗本紀紹興五年五月癸丑以久旱減膳祈禱七年七月癸酉以旱禱于天地宗廟社稷

文獻通考紹興八年以時雨愆候令臨安府差官迎請天竺觀音赴法慧寺建置道場如法祈求候到宰執率侍從前詣燒香其後每祈水旱則迎天竺觀音入城或就明慶寺建道場或差官就天竺寺祈禱紹興後孟夏雩祀上帝在城西惠照院望祭齋宮行禮其後又於圓壇行禮

宋史樂志紹興雩祀一首

上帝位酌獻嘉安蒼蒼昊穹覆臨下土欽惟歲事民所依怙爰竭精虔禮典斯舉甘澤以時介我稷黍孝宗本紀淳熙十年七月甲戌分命羣臣禱雨于天地宗廟社稷山川十四年六月戊寅以久旱頒畫龍祈雨法甲申幸太一宮明慶寺禱雨

樂志孝宗時因雨澤愆期分禱天地宗廟精修雩祀案

禮大雩帝用盛樂而唐開元祈雨雩壇謂之特祀乃不以樂薦於是太常朱時敏言通典載雩禮用舞僮歌雲漢晉蔡謨議謂雲漢之詩興于宣王歌之者取其修德禳災以和陰陽之義乞用舞僮六十四人衣元衣歌雲漢之詩詔亟從之

文獻通考淳熙十四年七月太常寺言亢陽爲沴檢點國朝典禮凡京都旱則祈嶽鎮海瀆及諸山川能興雲雨者於北郊望告又祈宗廟社稷及雩祀上帝皇地祇詔命宰臣以下分詣告祭八月三日獲感應復命報謝宰執進呈太常寺乞謝雨王淮等奏初疑後時而禮官謂有所必有報上曰既是天地宗廟社稷宮觀亦不容已淮等奏報謝只是酒脯上曰如何無牲牢淮等奏國朝典禮祈用酒脯謝如常祀但紹興以來並只是酒脯

唯雩祀用牲然雩無報謝之理上問前日雩祭禮儀及歌雲漢之詩樂工能之否淮等奏三獻並用宰執一篇之詩工人兩日習歌亦如法

寧宗本紀慶元二年五月辛巳以旱禱于天地宗廟社稷三年四月壬子以旱禱于天地宗廟社稷

嘉泰元年五月戊午以旱禱于天地宗廟社稷七月丁巳以旱復禱于天地宗廟社稷二年七月庚午以旱禱于天地宗廟社稷

開禧三年二月辛未以旱禱于天地宗廟社稷五月己丑以旱禱于天地宗廟社稷

嘉定元年四月辛卯以旱禱于天地宗廟社稷六月乙酉以蝗禱于天地宗廟社稷二年五月庚申以旱禱于天地宗廟社稷六月乙酉復禱雨于天地宗廟社稷

七年六月以旱命諸路州軍禱雨 八年五月命有司禱雨

王圻續通考八年幸太乙宮明慶寺禱雨于天地宗廟社稷 十七年時理宗已即位以久雨命從臣日一人禱于天竺山

蕙田案天竺山亦在境內山川能興雲雨之列本當秩祀但宋自高宗紹興八年已後凡遇水旱則迎天竺觀音入城或差官就禱遂成典故續通考所載命從臣禱于天竺山者蓋即指此考其事自嘉定十七年至景定五年四十年之間凡十五見

理宗寶慶二年三月命從臣日一人禱晴于天竺山八月十月復如之 三年以久雨命臨安守臣禱于天竺

山一月凡二舉

紹定元年命臨安府禱雨于天竺山 二年以久雨命從臣日一人禱于天竺山 四年以久雨命臨安守臣禱于天竺山四月復如之

端平三年以霖雨害稼命近臣禱于天地宗廟社稷及宮觀嶽瀆等處

宋史理宗本紀端平三年七月丁巳祈晴

王圻續通考嘉熙二年以久雨烈風禱于天地宗廟社稷

宋史理宗本紀嘉熙三年四月壬寅祈雨 四年六月乙未祈雨

王圻續通考四年命近臣禱雨于天地宗廟社稷宮觀宋史理宗本紀淳祐四年七月己亥朔祈雨 五年六

月甲申祈雨七月甲辰祈雨

王圻續通考淳祐五年以闕雨命臨安府守臣禱于天竺山七月復如之是年以祈雪詔釋罪囚

宋史理宗本紀淳祐六年六月丙午祈雨

王圻續通考六年命從臣日一人禱雨于天竺山七年禱雨于天地宗廟社稷八年九月辛未以秋霖雨命從臣日一人禱于天竺山監郎官禱于霍山十一年命侍從卿監一人禱雨于天竺山

寶佑四年以雨命從臣禱于天竺山

宋史理宗本紀寶佑五年六月丁酉祈雨七月丙辰祈雨六年三月辛亥朔祈雨

王圻續通考六年命臨安府守臣禱雨于天竺山霍山又命侍從卿監日一人禱于天竺山郎官詣霍山是年

十一月分委朝臣遍詣羣祠祈雪

開慶元年都省言兩浙雨多詔漕司行下諸郡縣守倅令佐親詣寺觀神祠精加祈禱

景定元年命從臣卿監日一人禱雨于天竺山郎官詣霍山二年以雨命侍從卿監日一人禱于天竺山郎官詣霍山五年命從臣卿監日一人禱雨于天竺山郎官詣霍山

宋史度宗本紀咸淳二年七月壬辰祈雨五年九月丙子祈晴

遼史禮志若旱擇日行瑟瑟儀以祈雨前期置百柱天棚及期皇帝致奠于先帝御容乃射柳皇帝再射親王宰執以次各一射中柳者質誌柳者冠服不中者以冠服質之不勝者進飲於勝者然後各歸其冠服又翼日

四言
五禮通考卷三
植柳天棚之東南巫以酒醴黍稷薦植柳祝之皇帝皇后祭東方畢子弟射柳皇族國舅羣臣與禮者賜物有差既三日雨則賜敵烈麻都馬四疋衣四襲否則以水沃之

國語解 瑟瑟禮祈雨射柳之儀遙輦蘇可汗制

蕙田案瑟瑟儀契丹俗禮也儀禮鄉射禮大射儀皆飲不勝者以示罰而此反進飲于勝者古者唯宗廟之祭夫婦親之后無與外事之禮惟此祈雨之祭皇后與焉誌猶記也誌柳者謂植柳為記之人蓋擇親王宰執中一人為之質讀如交質之質中柳者取誌柳者之冠服為質不中者以冠服與誌柳者為質既飲而後各還之也

遼史太祖本紀神冊四年十月丙午次烏古部天大風雪兵不能進上禱於天俄頃而霽

太宗本紀天顯三年六月己卯行瑟瑟禮 四年五月癸巳行瑟瑟禮

穆宗本紀應歷十二年五月庚午以旱命左右以水相沃頃之果雨 十六年五月甲申以旱泛舟于池禱雨不雨捨舟立水中而禱俄頃乃雨 十七年四月丙子祈雨復以水沃羣臣

景宗本紀保寧元年六月丙申朔射柳祈雨 七年四月辛亥射柳祈雨

乾亨十年四月庚辰祈雨

聖宗本紀統和十六年四月己酉祈雨

興宗本紀重熙九年六月射柳祈雨

禮志道宗清寧元年皇帝射柳訖詣風師壇再拜
道宗本紀太康六年五月庚寅以旱命左右以水相沃
俄而雨降

天祐本紀乾統八年六月丙申射柳祈雨

金史世宗本紀大定四年五月乙未詔禮部尚書王競禱
雨于北嶽已酉命參知政事石琚等于北郊望祭禱雨
六月甲子以雨足命有司祭謝嶽鎮海瀆于北郊
禮志世宗大定四年五月命禮部尚書王競祈雨北嶽
以定州長貳官充亞終獻又卜日於都門北郊望祀嶽
鎮海瀆有司行事用酒脯醢後七日不雨祈大社大稷
又七日祈宗廟不雨仍從嶽鎮海瀆如初祈其設神座
實尊罍如常儀其尊罍用瓢齊擇甘瓢去蒂以爲尊祝
版惟五嶽宗廟社稷御署餘則否後十日不雨乃徙市

禁屠殺斷織扇造土龍以祈雨足報祀送龍水中

世宗本紀十二年四月癸亥以久旱命禱祠山川十

六年五月遣使禱雨于靜寧山神有頃而雨十七年

夏六月京畿久雨遵祈雨儀祈晴命諸寺觀啟道場祈

禱

章宗本紀明昌元年五月不雨乙卯祈于北郊及太廟

壬戌祈雨于社稷已巳復祈雨于太廟丙子以祈雨望

祭嶽鎮海瀆于北郊三年三月丁酉命有司祈雨望

祀嶽鎮海瀆山川于北郊四月甲辰祈雨于社稷丁卯

復以祈雨望祭嶽鎮海瀆山川于北郊五月甲戌祈雨

于社稷乙酉以雨足致祭于社稷六月甲寅以久雨命

有司祈晴四年五月癸未以久雨崇六月丙辰以晴

祭嶽鎮海瀆五年五月戊子桓撫二州旱遣使禱于

縉山 六年六月丙寅以久雨崇

承安元年三月丁酉不雨遣官望祭嶽鎮海瀆于北郊
甲辰遣參知政事尼龐古鑑禱雨于社稷丁未復遣使
就祈于東嶽四月辛亥命尚書右丞胥持國祈雨于太
廟乙丑命御史大夫移刺仲方祈雨于社稷壬申命參
知政事馬琪祈雨于太廟戊寅上以久不雨命禮部尚
書張暉祈于北嶽己卯遣官望祭嶽鎮海瀆于北郊庚
子雨足六月壬子禁京城繖扇乙酉以久旱徙市十一
月癸卯命有司祈雪仍遣官祈于東嶽 二年四月丙
辰命有司祈雨望祭嶽鎮海瀆于北郊甲子祈雨于社
稷五月庚辰以雨足報祭于社稷甲申望祭嶽鎮海瀆
于北郊 四年五月壬辰朔以旱下詔責躬求直言避
正殿減膳審理冤獄戊戌命有司祭嶽瀆禱雨壬子祈

雨于太廟六月甲戌以雨足命有司報謝于太廟己卯
報祭社稷辛巳遣官報祭嶽瀆七月丙辰以久雨令大
興府祈晴十月庚戌命有司祈雪 五年三月壬戌命
有司禱雨六月乙巳遣有司祈晴望祭嶽瀆七月乙卯
朔以晴遣官望祭嶽鎮海瀆

泰和元年六月辛卯祈雨于北郊 二年四月癸卯命
有司祈雨 四年二月山東河北旱詔祈雨東北二嶽
三月乙酉祈雨于北郊壬辰祈雨于社稷四月己亥祈
雨于太廟丙午以祈雨望祭嶽鎮海瀆于北郊癸丑祈
雨于社稷庚申祈雨于太廟五月乙丑祈雨于北郊有
司請雩詔三禱嶽瀆社稷宗廟不雨乃行之甲戌雨乙
酉謝雨于宗廟丁亥報祀社稷辛卯報祀嶽鎮海瀆
泰和三年四月勅有司祈雨仍頒土龍法

宣宗本紀興定二年七月甲戌以旱災詔中外已卯遣官望祀嶽鎮海瀆于北郊享太廟祭太社太稷祭九宮貴神于東郊以禱雨遣太子太保阿不罕德剛禮部尚書楊雲翼分道審理冤獄癸未大雨十二月乙巳命徒單思忠祈雪已而大雪四年六月己卯祈雨十二月甲戌祈雪五年三月丙戌上御仁安殿祈雨仍望祭于北郊丙午以旱築壇祀雷雨師壬子雨四月辛酉禱雨于太廟

哀宗本紀正大三年四月辛丑以旱遣官禱于濟瀆癸卯祈于太廟禁繖扇五年八月乙卯以旱遣使禱于上清宮

元史成宗本紀大德九年五月大都旱遣使持香禱雨十年五月大都旱遣使持香禱雨

仁宗本紀皇慶二年三月丙辰以亢旱既久帝于宮中焚香默禱遣官分禱諸祠甘雨大注

延祐四年四月帝夜坐謂侍臣曰雨暘不時奈何蕭拜住對曰宰相之過也帝曰卿不在中書耶拜住惶愧帝露香默禱既而大雨左右以雨衣進帝曰朕爲民祈雨何避焉

泰定帝本紀泰定三年三月乙巳朔帝以不雨自責命審決重囚遣使分祀五嶽四瀆名山大川及京城寺觀文宗本紀天歷二年三月壬申以去冬無雪今春不雨命中書及百司官分禱山川羣祀

別兒怯不花傳至正二年拜浙江行省左丞相或遇淫雨亢旱輒出禱于神祠所禱無不應

明太祖實錄甲午歲七月禱雨于滁之豐山栢子潭時

滁大旱帝憂之滁之西南豐山陽谷栢子潭有龍祠水
旱禱之輒應既禱或魚躍或鼃鼃浮皆雨兆帝即齋沐
往禱禱畢立淵西崖久之無所見乃彎弓注矢祝曰天
早如此吾爲民致禱神食茲土其可不恤民吾今與神
約三日必雨不然神恐不得祠於此也祝畢連發三矢
而還後三日大雨如注帝即乘雨往謝是歲滁大熟
明史禮志大雩明初凡水旱災傷及非常變異或躬禱
或露告於宮中或於奉天殿陛或遣官祭告郊廟陵寢
及社稷山川無常儀

洪武二年太祖以春久不雨祈告諸神祇中設風雲雷
雨嶽鎮海瀆凡五壇東設鍾山兩淮江西兩廣海南北
山東燕南燕薊山川旗纛諸神凡七壇西設江東兩浙
福建湖廣荆襄河南北河東華州山川京都城隍凡六

壇中五壇奠帛初獻帝親行禮兩廡命官分獻

太祖實錄每壇牲用犢羊豕各一幣則太歲風雲雷雨
用白餘各隨其方色籩豆簋簠視社稷登一實以大羹
鉶二實以和羹儀同常祀

通鑑綱目三編洪武三年五月早六月帝親禱于山川
壇越五日雨帝齋於西廡皇后躬執爨爲農家食太
子諸王躬饋於齋所帝素服草屨徒步詣壇席藁曝日
中夜卧於地凡三日詔省獄囚命有司訪求通經術深
明治道者越五日大雨

宣宗實錄洪熙元年七月宣宗已即位以久雨遣官祭大小青
龍之神自後每歲旱輒遣官致禱

宣德三年四月旱遣成國公朱勇祭大小青龍之神

倪嶽青谿漫藁大小青龍之神案碑記昔有僧名盧

自江南來寓居西山之尸陀林秘魔巖一日二童子來拜于前盧納之鬻薪供奉寒暑無怠時久旱不雨二童子白于盧能限兩期言訖即委身龍潭須臾化青龍一大一小至期果得甘雨事聞賜盧師號曰感應禪師建寺設像立碑以記其事又別建祠于潭上春秋遣官祭青龍神宣德中勅建大圓通寺二青龍出現禱之有應加以封號

英宗實錄正統四年六月以京畿水災祭告天地
明史禮志九年三月雨雪愆期遣官祭天地社稷神祇諸壇

景帝本紀景泰六年五月禱雨于南郊

憲宗本紀成化六年二月禱雨于郊壇 八年四月京師久旱運河水涸遣官禱于郊社山川淮瀆東海之神

二十三年五月旱遣使分禱天下山川

禮志孝宗弘治十七年五月畿內山東久旱遣官祭告天壽山分命各巡撫祭告北嶽北鎮東嶽東鎮東海

武宗本紀正德五年三月禱雨

世宗本紀嘉靖八年二月旱禱于南郊及山川社稷禮志嘉靖八年春帝諭禮部去冬少雪今當東作雨澤不降當親祭南郊社稷山川尚書方獻夫等言周禮大宗伯以荒禮哀凶札釋者謂君膳不舉馳道不除祭事不縣皆所以示貶損之意又曰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釋者曰故謂凶災旅陳也陳其祭祀以禱焉禮不若祀之備也今陛下閔勞萬姓親出祈禱禮儀務簡約以答天戒常朝官並從同致省愆祈籲之誠隨具上儀注二月親禱南郊山川同日社稷用次日不除道冠服

五色
淺色羣臣同文五品武四品以上於大祀門外餘官於
南天門外就班陪祀是秋帝欲親祀山川諸神禮部尚
書李時言舊例山川等祭中夜行禮先一日出郊齋宿
祭畢清晨回鑾兩日畢事禮太重宜比先農壇例味爽
行禮因具儀以進制可祭服用皮弁迎神送神各兩拜
明會典嘉靖八年春祈雨冬祈雪皆御製祝文躬祀南
郊及山川壇次日祀社稷壇冠服淺色鹵簿不陳馳道
不除皆不設配不奏樂

禮志嘉靖九年帝欲于奉天殿丹陛上行大雩禮夏言
言案左傳龍見而雩蓋已月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祭
天爲百穀祈膏雨也月令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
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通典曰已月雩五方
上帝其壇名雩崇於南郊之傍先臣邱濬亦謂天子於

郊天之外別爲壇以祈雨者也後世此禮不傳遇有旱
暵輒假異端之人爲祈禱之事不務以誠意感格而以
法術刼制誣亦甚矣濬意欲於郊傍擇地爲雩壇孟夏
後行禮臣以爲孟春既祈穀苟自二月至四月雨暘時
若則大雩之祭可遣官攝行如雨澤愆期則陛下躬行
禱祝乃建崇雩壇於圜丘壇外泰元門之東爲制一成
歲旱則禱奉太祖配

明會典嘉靖十一年建崇雩壇於圜丘壇外泰元門之
東歲旱則祭上帝以禱雨亦奉太祖配享爲制一成廣
五丈五字上下
恐有脫字高七尺五寸四出陛各九級內壝徑二十
七丈高四尺九寸五分厚二尺五寸櫺星門六正南三
東西北各一外圍墻方四十五丈高八尺一寸厚二尺
七寸正南三門曰崇雩門共爲一區其南郊之西外圍

五禮通考卷三十三
嘉靖祀典
三
牆東西面闊八十一丈五尺南北進深五十六丈九尺
高九尺厚三尺

嘉靖祀典雩壇止去地一級四圍用爐鼎四壇面用爐
鼎二比圜丘減四分之一

明會典大雩儀前期五日太常寺奏請大臣視牲如常
儀前期三日告請太祖配神于太廟行一獻禮前期二
日太常卿光祿卿奏省牲如常儀正祭前期太常寺陳
設如常儀是日早錦衣衛備法駕設輿于奉天門正中
皇帝常服乘輿至南郊由西天門歷昭亨門降輿過門
升輿至崇雩壇門西降輿禮部太常官導皇帝入東左
門由正南櫺星左門入壇由中陛左陛至壇恭視神位
畢出至神庫視籩豆神厨視牲畢導駕官導皇帝至霽
次具祭服出導駕官導皇帝由左門至內壝櫺星左門

入壇典儀唱樂舞生就位執事官各司其事內贊奏就
位皇帝就拜位典儀唱迎神奏樂樂止內贊奏四拜皇
帝四拜平身傳贊百官同典儀唱奠玉帛奏樂內贊奏
升壇皇帝升至上帝前奏跪搢圭皇帝跪搢圭司香官
捧香跪進于皇帝左奏上香皇帝三上香訖捧玉帛官
以玉帛跪進于皇帝右皇帝受玉帛奠訖奏出圭導至
太祖前儀同進香并帛俱右奏復位樂止典儀唱進俎
奏樂齊郎舁饌至內贊奏升壇皇帝升至上帝前搢圭
進俎出圭導至太祖前儀同奏復位樂止典儀唱行初
獻禮奏樂內贊奏升壇皇帝升至上帝前奏搢圭捧爵
官以爵跪進于皇帝右皇帝受爵奉獻爵皇帝獻訖奏
出圭奏詣讀祝位奏跪皇帝至讀祝位跪傳贊百官皆
跪樂暫止內贊贊讀祝讀祝官跪讀訖樂復作內贊奏

俯伏興平身傳贊百官同導上至太祖前儀同奏復位
樂止典儀唱行亞獻禮奏樂儀同初獻惟不讀祝樂止
典儀唱行終獻禮奏樂儀同亞獻樂止太常卿進立于
壇前東向立唱賜福胙內贊奏詣飲福位皇帝升至飲
福位奏跪奏搢圭光祿卿捧福酒跪于皇帝左內贊奏
飲福酒皇帝飲訖光祿官捧福胙跪于皇帝左內贊奏
受胙皇帝受訖奏出主俯伏興平身奏復位皇帝復位
內贊奏四拜皇帝四拜平身傳贊百官同典儀唱徹饌
奏樂執事官徹饌訖樂止典儀唱送神奏樂內贊奏四
拜皇帝四拜平身傳贊百官同樂止典儀唱讀祝官捧祝
進帛官捧帛掌祭官捧饌各詣燎位皇帝退立拜位東
典儀唱望燎奏樂樂奏雲門之曲內贊奏禮畢導駕官
導皇帝至幕次易祭服畢還宮壇上猶奏樂舞九成乃

止

明史樂志嘉靖十一年定雩祀樂章

十七年罷

迎神中和之曲 於穆上帝爰處瑤宮資爾黎庶覆
憫曷窮旗幢戾止委蛇雲龍霖澤斯溥萬寶有終
奠帛肅和之曲 神之格思奠茲文纁盛樂斯舉香
氣氤氲精裡孔熯徹於紫冥懇祈膏澤渥我嘉生
進俎咸和之曲 百川委潤名山出雲愆陽孔熾膏
澤斯屯祈年於天載牲於俎神之格思報以甘雨
初獻壽和之曲 有嚴崇祀日吉辰良酌彼壘洗椒
馨飴香元功溥濟時雨時暘惟神是聽綏以多穰
亞獻景和之曲 皇皇裡祀孔惠孔明瞻仰來歆拜
首欽承有醴維醕有酒維清雲韶侑獻肅雍和鳴聖
靈有赫鑒享精誠

終獻永和之曲 靈承無斁駿奔有容嘉玉以陳酌
鬯以供禮三再稱誠一以從備物致志申薦彌恭神
昭景貺佑我耕農

徹饌凝和之曲 有赫早暵民勞瘁斯於牲於醴載
舞載詩禮成三獻敬徹不遲神之聽之雨我公私
送神清和之曲 爰迪寅清昭事昊穹仰祈甘雨惠
我三農既歆既格言歸太空式霑下土萬方其同
望燎太和之曲 赤龍旋馭禮洽樂成燔燎既舉昭
格精禋維帝降康雨施雲行登我黍稷溥受厥明
祭畢樂舞童羣歌雲門之曲 景龍精兮時見測鵲
緯兮宵懸肆廣樂兮鏗鉤列皇舞兮蹁躑祈方社兮
不莫薦圭璧兮孔虔需密雲兮六漠霈甘澍兮九元
慰我農兮既渥錫明昭兮有年

禮志十二年夏言等言古者大雩之祀命樂正習盛樂
舞皇舞蓋假聲容之和以宣陰陽之氣請于三獻禮成
之後九奏樂止之時樂奏雲門之舞仍命儒臣括雲漢
詩詞制雲門一曲使文武舞士並舞而合歌之蓋雲門
者帝堯之樂周官以祀天神取雲出天氣雨出地氣也
且請增鼓吹數番教舞童百人青衣執扇繞壇歌雲門
之曲而舞曲凡九成因上其儀視祈穀禮又言大雩乃
祀天禱雨之祭凡遇亢旱則禮部于春末請行之帝從
其議

世宗實錄十七年四月大雩時將躬禱郊壇帝諭禮部
禱雨乃脩省事不用全儀亦不奉祖配乃定青衣上香
進帛三獻八拜成禮百官陪拜祭用酒果脯醢牛一以
熟薦前一日戌刻詣郊壇中夕行禮

王圻續通考十七年夏四月甲子大雩上躬禱雨製祝文燕之不應復于宮中嘿禱已巳大雨霑足羣臣表賀

四十三年夏四月大雩祈得雨表賀

明會典神宗十三年上親禱郊壇却輦步行其步禱儀一前期一日上具青服以躬詣南郊祈禱預告于奉先殿行禮如常儀一前期一日太常寺進祝版上親填御名訖太常博士捧出安輿亭內擡至南郊神庫奉安一太常寺預設酒果脯醢香帛于圜丘牛一熟薦設上拜位于壇壝正中一錦衣衛設隨朝駕不除道一正祭是日免朝昧爽上具青服御皇極門太常寺官跪奏請聖駕詣圜丘上起步行護駕侍衛并導駕侍班翰林科道等官如常儀百官各青衣角帶恭候于大明門外內閣禮部太常寺近前其餘文東武西各照常朝班行序立

駕至魚貫前導卑者在前崇者在後緣道兩旁離御路稍遠文武兩班就中又各自爲對至昭亨門照前序立候駕監禮御史等官如常儀鴻臚寺仍委序班十餘員整肅班行不許喧譁越次一駕至昭亨門導引官導上至櫺星門外幕次少憩禮部尚書侍郎太常寺卿少卿跪奏詣壇位內贊對引官導上行典儀唱執事官各司其事內贊奏就位上至拜位典儀唱迎神內贊奏陞壇導上至香案前奏跪奏上香上香三上香訖奏復位奏四拜傳贊百官同典儀唱奠帛行初獻禮內贊奏陞壇導上至神御前奏獻帛訖奏獻爵訖奏詣讀祝位奏跪^{贊衆皆跪}贊讀祝訖奏俯伏興平身^{贊百官同}奏復位典儀唱行亞獻禮內贊奏陞壇導上至神御前奏獻爵訖奏復位典儀唱行終獻禮^{儀同}典儀唱送神內贊奏四拜^{贊百官同}典儀唱讀

祝官捧祝進帛官捧帛各詣燎位內贊奏禮畢導引官導上出至幙次少憩上還仍詣奉先殿參謁如常儀

明史莊烈帝本紀崇正四年五月步禱于南郊

蕙田案明代凡水旱災傷或躬禱或露告于宮中及奉天殿陛或遣官祭郊廟陵寢及社稷山川無常儀至世宗始復古禮建雩壇定儀制製樂章亦一時之盛也惜終帝之世止舉一祭神宗愍帝復行步禱亦暫焉耳古人常雩旱雩之典終未備焉

唐順之稗編祭法雩禱祭水旱漢儒謂雩者吁嗟禱者營域若雩禱兼祭水旱也又案司巫大旱則帥巫而舞雩女巫旱暵則舞雩是雩祭旱也邕人禱門用瓢齋注引魯莊二十五年秋大水鼓用牲於門是禱

祭水也自秦變古雩禱禮廢漢武帝元封六年旱女子巫丈夫不入市昭帝始元六年旱雩禁舉火故雩以祈雨用皂衣禱以祈晴用朱衣雩則閉陽而求諸陰禱則閉陰而求諸陽後漢行雩禮衣皂晉穆帝采後漢禮舞童皆皂服持羽翳歌雲漢之詩齊梁至隋皆歌雲漢詩梁武帝以雩壇不當在南郊正陽之方移之東郊又謂雩祭燔燎以火祈水於理爲乖改燎爲瘞議郎朱异謂雲漢詩有瘞無燎也大同五年又定祈雨七事一理冤獄及失職者二賑鰥寡孤獨三省徭役四舉賢五黜貪六恤怨曠七減膳舞童皂服爲八列各執羽翳每列歌雲漢一章魏武成帝和平元年雩旱選伎工端潔善謳者歌雲漢每列一章古人救旱之法自七事外若徙市禁屠斷扇官府露坐

五禮通考卷二十三
聽政皆可舉行近世祈雨不知以陰求陰既不反求
七事專以僧道法師符醮炳香燒燭燔符燎楮祇助
其熱不知古人救旱必用女巫今用僧道法師若果
術行精至亦亢陽之人非所以求雨後世貴僧道而
賤巫古無僧道法師今爲人祈禱是亦巫爾若郡邑
急於救旱不得女巫或用女冠比丘尼以陰求陰也
若崇門則雨中閉南門用甘瓠二去蒂剗其中一以
奉盛一以奉醴朱衣伐鼓於門祭畢開門屢獲開霽
此亦古禮之有驗而可行於後世者自舜禋六宗已
有雩崇古人救水旱者在此而流俗慢之甚者科率
富民以爲齋醮官買香燭迎送土偶擾遍坊市何以
救水旱乎

右隋至明雩禮

五禮通考卷第二十三

淮陰吳玉搢校字

五禮通考卷第二十四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參校

李太保總督貴州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

吉禮二十四

明堂

蕙田案明堂之制詳于考工記嚴父配天見于孝經十二月布政見于月令負依朝諸侯見于明堂位然則明堂者祀天享親之所而布政事朝諸侯咸在故孟子曰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然自漢儒已莫能明其義大戴禮白虎通蔡邕所說制度各不相符且合太廟靈臺辟雍路寢爲一以爲與明堂異名同事後儒雖能辨之而說猶難定迨朱子出而明堂

之制度與夫享帝配天之義布政受朝之事各有條理不相淆惑茲輯明堂門先叙經傳之文次詳諸儒之說以朱子說為宗其歷代制度典禮備載于後

考工記夏后氏世室堂修二十七廣四修一

注世室者宗廟也魯廟有世室夏度以步

令堂修十四步其廣蓋以四分修之一則堂廣十七步半疏云夏度以步者下文云三四步明此二七是十四步也云令堂脩十四步者言假令以此堂云二七約之知用步無正文故鄭以假令言之也知堂廣十七步半者以南北為修十四步四分之取十二步蓋三步為十五步餘二步蓋半步為二步半添前十五步是十七步也

五室三四步四三尺

注堂上為五室象五行也三四步室方也四三尺以益廣也木室于東北火室于東南金室于西南水室于西北其方皆三步其廣蓋之以三尺土室于中央方四步其廣蓋之以四尺此五室居堂南北六丈東西七丈

如明堂明堂之中有五天帝五人帝五人神之坐皆法五行故知五室象五行也

王氏安石曰夏之世室堂修二十七為南北十有四步廣四修一為東西十有七步半則是一堂修不過八丈四尺廣不過十丈五尺矣堂上五室中央一室修四步廣四步四尺四角四室修三步廣三尺則是南北三室不過六丈東西不過七丈矣每室之間修不過丈八廣不過丈八尺加三而大室所加不過一尺耳曾不謂宗廟之室所以安乎神靈而王之所以為禋祀即丈八之地而可為乎

蕙田案堂修二十七堂字對室而言堂之內為室室之外為堂堂之修廣不兼室也自康成註曰堂上為五室則指堂室之基總名之曰堂而室在堂之上非也王氏蓋亦襲鄭之意故以為不可耳

李氏謚曰康成釋五室之位謂土居中木火金水各居四維然四維之室既乖其正施令聽朔各失厥衷左右之介棄而不顧乃反文之以美說言水木用事交于東北木火用事交于東南火土用事交于西南金水用事交于西北五行從其用事之交出何經典可謂工于異端言非而博疑誤後學

李氏覲曰夫既以五室象五行矣則木火金水之王當在東南西北之正何乃置之四角而云木室兼水

火室兼木若必如是則中央之室復何所兼哉此說誠未可用也

蕙田案二說辨鄭註四室在四隅之註甚是如鄭說則方位不正而必不可通之大戴月令矣

九階

注南面三三而各二

疏案賈馬諸家皆以為九等階鄭不從者以周殷差之夏人卑宮室當一尺之堂為九等階于義不可故為旁九階也鄭知

南面二階者見明堂位云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階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故知南面三階也知餘三面各二者大射禮云升自東階以此而西言四面有階可知

之二

注門堂門側之堂取數于正堂

令堂如上制則門堂南北

九步二尺東西而十一

步四尺爾雅曰門側之堂謂之塾

室三之一

注兩室與門各居一分疏此室即在門堂之上作之也言各居一分者謂兩室與門各居一分

陳氏祥道曰是室也非三四步四三尺之室乃門堂之室也門堂之修九步二尺則二室之南北計其修則四步四尺矣假令堂上南北十四步門堂三之一此十四步裂為三分而得其二則為九步二尺室三之一裂為三分而得其一則為四步四尺矣門堂之廣十有一步有四尺則二室之東西計其廣則五步

有五尺也假令堂上東西十七步半門堂三之二以十七步半裂為三分而得其二則為十一步四尺室三之一一十四步裂為三分而得其則為五步五尺也

王氏昭禹曰其居有堂其處有室升降有階出入有門慮其不徹也夾

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

注重屋者王宮正堂若大寢也其修

七尋五丈六尺放夏周則其廣九尋七丈二尺也五室各二尋崇高也四阿若今四柱屋重屋複簷也疏雖言放夏周經云堂修七尋則廣九尋若周言南北七

筵則東西九筵是偏放周法而言放夏者七九偏據周夏后氏南北狹東西長亦是放之故得兼言放夏也四阿若今四柱屋也者燕禮云設洗當東雷則此四阿

四雷者也云重屋複簷也者若明堂位云復廟重檐鄭注云重檐重承壁材也則此複簷亦重承壁材故謂之重屋

陳氏祥道曰阿者屋之曲重者屋之複四隅之阿四柱

復屋則上員下方可知圖說曰于室之四阿皆為重屋

蕙田案重屋謂上下兩層檐雷若樓之製其實非樓也今廟寢皆然鄭氏謂重承壁材鄭氏鐸因之曰重檐以為深密似檐之外復接檐非是

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

五室凡室二筵

注明堂者明政教之堂周度以筵亦王者相改周堂高九尺殷三尺則夏一尺矣相參之數禹卑宮室謂此一尺之

堂與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疏云明其同制者謂當代三者其制同非謂三代制同也

李氏觀曰鄭康成註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正寢互言之以明其同制又註玉藻曰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愚竊以爲不然苟路寢有四時之位則天子自可坐而聽朔奚用遠赴明堂若以尊嚴國正當假祭天之廟以聽之則事畢而還復于路寢居其時之堂何所爲也宗廟之祭堂室是一面而足四方之堂未聞所設施也既曰明堂將以事上帝宗廟將以尊先祖而以已之正寢與之同制蓋非尊祖事天之意也鄭之此說並是冒臆得非康成見世室有五室既以五行推之明堂之文復有五室求其說而不獲及重屋之下都無室數遂乃巧爲之辭以謂其制皆同

乎

陳氏禮書鄭康成謂明堂太廟路寢異實同制其豈然哉諸侯之廟見于公食大夫有東西房東西夾而已天子路寢見于書亦東西房東西夾又東序西序東堂西堂而已則太廟路寢無五室十二堂矣李氏謚曰路寢有左右房見于顧命諸侯左右房見喪服大記婦人髻帶麻于房中鄭註乃論路寢則明其左右言明堂則闕其左右个同制之說還相矛盾通儒之註何其然乎

蕙田案鄭註互言以明其同制非也蓋廟寢有堂室而無中央之太廟太室明堂有左右个而無廟寢之東西夾室廟寢有南面之堂室而無青陽總章元堂之三面明堂都宮之

內有四門堂室僅一區廟寢則都宮之內並無四門七廟則堂室七區五廟則堂室五區其名不同其制亦絕異李氏陳氏駁之極是陳氏祥道曰夏謂之世室殷謂之重屋周謂之明堂其名雖殊其實一也所謂世室非廟所謂重屋非寢以其皆有所謂堂者故也言夏后氏世室矣而曰堂修七尋則重屋非明堂乎明堂者王者之堂也有堂斯有室有室與堂斯有屋矣曰世室者以室言之曰重屋者以屋言之曰明堂者以堂言之商因于夏禮周因于殷禮損益雖不同制度本無二自其異者視之夏度以步商度以尋周度以筵自其同者視之則五室九階其下同四戶八窗其旁同四阿重屋其上同自經之所記而互見者言之夏周五室則商可知

矣殷人四阿重屋則夏周可知矣夏后氏九階四旁兩夾窗有門堂有室則商周可知矣四隅之阿四柱複屋則上圓下方又從可知矣以夏后氏之堂修二十七廣益以四分修之一周人明堂東西九筵南北七筵觀之則知商人重屋堂修七尋其廣九尋明矣或以四增一或以七加二所謂不相襲禮也要之五室以象五行四戶以象四序八窗以應八節上圓下方以法天地之形此三代明堂之大致也

蕙田案凡書言制度必詳于近而畧于遠今記文獨詳于夏而畧于殷周蓋其大局夏后氏已定殷人特加重屋周度以筵耳加重屋則室已崇而非如夏之卑也度以筵則其制數有別耳陳氏不取註疏而發明三代制同

與蔡邕等說相合今從之

唐氏仲友曰三代之制雖異其實皆明堂也夏堂修二七則四面之堂皆修七步矣廣四修一則東西九步南北七步矣東西雖九步其二則四堂之修均矣四旁兩夾窻者八窻而四闥室中之制也殷謂之重屋始重屋也堂重三尺記其沿于夏也唐虞至儉猶土階三尺夏之堂止崇一尺其為康成臆說明矣四阿所以為上員也重屋所以為四阿也堂各居十二辰之位而謂堂亦在兩隅則先儒之失也東西九筵南北七筵舉每堂之修耳而謂五室十二堂總在九筵七筵之內則又先儒之失也

蕙田案唐氏所解及駁正處俱精確但既曰東西九筵南北七筵舉每堂之修而言而夏

堂又曰四面之堂皆修七步則又將堂修二七分屬兩面似屬未安正不如後一說為直截

又案如鄭賈說則世室之堂修八十四尺廣一百五尺重屋修五十六尺其廣當七十二尺明堂修六十三尺廣八十一尺然三代制度由質而文何夏后之寬而殷周反狹歟鄭賈亦知不得通故注云令堂修十四步疏云知用步無正文故鄭以假令言之夫記方細述營造而顧為假設之詞歟然則後之學者固難拘註疏之度數而強求其合矣

禮記月令孟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左个

注大寢東堂北偏左个是明堂北偏而鄭

註云大寢者欲明明堂與太廟路寢制同故兼明于明堂聽朔竟次還太廟次還路寢也然鄭云東堂則知聽朔皆堂不于五角之室中也

方氏慤曰青陽者少陽之稱也春為少陽故所居之堂名之然其堂也中有太廟左右个處其兩旁故孟月居左仲月居中季月居右各從其類焉謂之太廟以其大饗于此故也謂之左个以其介于左故也謂之右个以其介于右故也推此則秋與冬夏亦若是而已

仲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太廟

注東堂當太室

陸氏佃曰爾雅曰室有東西廂曰廟所謂青陽明堂總章元堂太廟以其居正有左右廂故也若太室無左右廂故曰太廟太室且著青陽等皆太廟也

季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右个

注東堂南偏

孟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左个

注太寢南堂東偏

仲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太廟

注南堂當太室

季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右个

注南堂西偏

中央土天子居太廟太室

注中央室人小也今中央室稱太室者以中央是土室疏周人明堂五室並皆二筵無

土為五行之主尊之故稱太以夏之世室則四旁之室皆南北三步東西三步二尺中央土室南北四步東西四步四尺則周之明堂亦應土室在中央大于四角之室也但丈不具耳

蕙田案疏以夏世室擬周明堂曰文不具則丈尺之制微特不可考亦不必拘矣

孟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左个

注大寢西堂南偏

仲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大廟

注西堂當太室

季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右个

注西堂北偏

孟冬之月天子居元堂左个

注北堂西偏

仲冬之月天子居元堂大廟

注北堂當太室

季冬之月天子居元堂右个

注北堂東偏

方氏慤曰總章者陰成之稱也赤白為章者文之成秋成之時其章總矣故所居之堂其名以此明者南之方元者壯之色夏為明堂則知冬之為幽冬為元

堂則知夏之爲朱或言方或言色互相備也故夏則居明堂冬則居元堂焉至若太廟爲左右个之中太室又爲太廟之中故中央土居之古者非特明堂中有太廟也而太廟亦謂之明堂焉左氏傳所謂不登于明堂是也以其或饗神于此故謂之廟以其或聽政于此故謂之堂廟堂之名皆得以通稱之故天子則聽朔于明堂諸侯則聽朔于太廟而魯之太廟則比天子明堂之制焉个即左氏傳所謂置饋于个是也釋者謂東西廂

觀承案明堂之制古矣黃帝曰合宮唐曰衢室虞曰總章夏曰世室商曰陽館蓋皆爲朝會諸侯聽朔頒政之所非天子之常居及周曰明堂而即宗祀文王于此以配上帝則尤

嚴父配大對越森嚴之地而非可常居也月令天子居青陽居明堂居總章居元堂云云分方案月而居者豈必竟月居之耶且每室異名而統名以明堂者取向明出治之意也如居必依方方皆外向則一歲十二月惟仲夏一月人君得正其南面之位若元堂則臣反南面而君反北面即餘月亦皆不合於向明之義也夫天子之居春面東而夏面南固無礙也如秋面西而冬面北則西風蕭條朔風慘烈亦豈合於時令之宜乎儒者固貴考古而亦不可泥古竊謂明堂之制以五室而有九室以九室而有十二堂者不過如朱子之說各隨其時方位以開門而符於十二月

之時令斯已耳其實天子總坐明堂以朝會
布令也觀明堂位所列之位五服羣辟四夷
九采各有東西南北之定位其君則惟負斧
依而南鄉立可知月令之文尤不可泥也已

玉藻天子元端聽朔于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

于其中

注南門謂國門也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于路寢亦如之閏月非常月也聽其朔

于明堂門中還處路寢門終月疏云南門謂國門者孝經緯云明堂在國之陽又異義淳于登說明堂在三里之外七里之內故知南門亦謂國城南門也云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者案考工記云夏后氏世室鄭注云謂宗廟般人重屋注云謂正寢也周人明堂鄭云三代各舉其一明其制同也又周書亦云宗廟路寢明堂其制同又案明堂位太廟天子明堂魯之太廟如明堂則知天子太廟亦如明堂也然太廟路寢既如明堂則路寢之制上有五室不得有房而顧命有東房西房又鄭注樂記云文王之廟為明堂制案觀禮朝諸侯在文王廟而記云凡侯于東箱者鄭答趙商云成王崩時在西都文王遷鄴鑄作靈臺辟離而已其餘猶諸侯制度焉故知此喪禮設衣物有夾有房也周公攝政制禮作樂乃立明堂于王城如鄭此言是成王崩時路寢猶如諸侯之制故有左右房也觀禮在文王之廟而記云凡侯于東箱者是記人之說誤耳或可文王之廟不如此明堂制但有東房西房故魯之太廟如文王廟明堂位云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褱立于房中是也樂記注稱文王之廟如明堂制有制字者誤也然西都宮室既如諸侯制案詩斯干云西南其戶箋云路寢制如明堂是宣王之時在鎬京而云路寢制如明

堂則西都宮室如明堂也故張逸疑而致問鄭答之云周公制于土中洛誥云王入太室裸是顧命成王崩于鎬京承先王宮室耳宣王承亂又不能如周公之制如鄭此言則成王崩時因先王舊宮室至康王已後所營依天子制變至宣王之時承亂之後所營宮室還依天子制度路寢如明堂也不復能如周公之時先王之宮室也若然宣王之後路寢制如明堂案詩王風右招我山房鄭答張逸云路寢房中所用男子而路寢又有左右房者劉氏云謂路寢下之燕寢故有房也熊氏云平王微弱路寢不復如明堂也異義明堂制今戴禮說禮盛德記曰明堂自古有之凡有九室室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草蓋屋上員下方所以朝諸侯其外水名曰辟雍明堂月令書說云明堂高三丈東西九仞南北七筵上員下方四堂十二室室四戶八牖宮方三百步在近郊近郊三十里講學大夫淳于登說明堂在國之陽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內而祀之就陽位上員下方入窗四闥布政之宮周公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上帝五精之帝太微之庭中有五帝座星其古周禮孝經說明堂文王之廟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東西九筵筵九尺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蓋之以茅謹案今禮古禮各以其義說無明文以知之元之聞也戴禮所云雖出盛德記及其下顯與本章異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似泰相呂不韋作春秋時說者所益非古制也四堂十二室字誤本書云九堂十二室淳于登之言取義于援神契援神契說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曰明堂者上員下方八窗四闥布政之宮在國之陽帝者諦也象上可承五精之神五精之神實在太微于辰為巳是以登云然今說立明堂于丙巳由此為也水木用事交于東北火用事交于東南火土用事交于中央金土用事交于西南金水用事交于西北周人明堂五室帝一室合于數如鄭此言是明堂用淳于登之說禮戴說云明堂辟雍是一古周禮孝經說以明堂為文王廟又僖五年公既視朔遂登觀臺服氏云人君入太廟視朔告朔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在明堂之中又文二年服氏云明堂祖廟並與鄭說不同者案王制云小學在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又云天子曰辟雍辟雍是學也不得與明堂同為一物又天子宗廟在雉門之外孝經緯云明堂在國之陽又此云聽朔于南門

之外是明堂與祖廟別處不得為一也孟子云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是王者有明堂諸侯以下皆有廟又知明堂非廟也以此故鄭皆不用具于鄭駁異義也云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者月令孟春居青陽左个仲春居青陽太廟季春居青陽右个以下所居各有其處是每月就其時之堂也云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者路寢既與明堂同制故知反居路寢亦如明堂每月異所反居路寢謂視朔之一日也其餘日即在燕寢視朝則恒在路門外也

蕙田案鄭註謂太廟路寢與明堂同制考之于經多不合其誤明甚具見前李氏陳氏說此疏臚鄭義頗詳今繹其說于尚書顧命東房西房則曰成王崩時在鎬京承先王宮室猶諸侯制度于覲禮東廂則曰記人之誤或曰文王之廟不如明堂制于詩西南其戶則曰宣王承亂所營宮室還依天子制度路寢如明堂于王風右招我由房則又曰平王微弱路寢不復如明堂審如是則路寢如明堂

之制僅一見于宣王而成康之時東遷以後皆如諸侯之制矣夫定禮樂制度者成王周公也豈有成王時因陋就簡而宮室制度必待後王改作耶且詩所謂築室百堵西南其戶者亦泛言宣王宮室之多而西南向者不一非指言路寢也如執以為路寢如明堂之證則明堂九室亦應有百堵矣是以辭害志也可乎哉種種遷就支離隨意曲說皆遁詞耳唯謂辟雍不與明堂同為一物明堂與祖廟別處之說得之

葉氏時禮經會元月令有春居青陽夏居明堂秋居總章冬居元堂中央居太室之文說者多疑呂氏之說為妄及觀周禮有閏月詔王居門之文則知先王每月各有攸居順時布政皆于此乎出也周之祭祀四方圭幣且放其色五帝郊兆必因其方豈于居處而獨無所取法耶蓋明堂有五室室有三居青陽總章元堂太室皆明堂也王者南面而立向明而治故總謂之明堂

蕙田案月令玉藻為明堂布令聽朔及左方
个并在南門外之確證

明堂位

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

注負之言背也斧依為斧文屏風于戶牖之間于前立焉疏戶牖之間

謂之宸在明堂中

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

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
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
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
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
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此周公
明堂之位也

注九采九州之牧典貢職者也正門謂之應門二伯帥諸侯而
入牧居外而糾察之也四塞謂夷服鎮服蕃服在四方為蔽塞
者新君即位則乃朝周禮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
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疏此應門非
路門外之應門也爾雅釋宮云正門謂之應門李巡云宮中南嚮大門應門也應
是當也以當朝正門故謂之應門但天子宮內有路寢故應門之內有路門明堂
既無路寢故無路門及以外諸門但有應門耳

逸周書明堂大維商紂暴虐脯鬼侯以享諸侯天下
患之四海兆民欣戴文武是以周公相武王以伐紂
夷定天下既克紂六年而武王崩成王嗣幼弱未能
踐天下之位周公攝政君天下弭亂六年而天下大
治乃會方國諸侯于宗周大朝諸侯明堂之位天子
之位負斧依南面立率公卿士侍于左右三公之位
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
諸伯之位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位門內之東
北面東上諸男之位門內之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
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
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
南面東上四塞之國世告至者應門之外北面東上
宗周明堂之位也明堂明諸侯之尊卑也故周公建

焉而明諸侯于明堂之位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萬國各致其方賄七年致位于成王

蕙田案禮記逸周書為明堂朝侯及有四門應門之確證其朝位詳見賓禮門

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

注朝于此所以正儀辨等也

太廟天子明堂

注廟如天子之制疏周公太廟制似天子明堂

李氏親曰鄭以魯行天子之禮魯之太廟既如明堂則周之太廟亦如明堂矣是魯之太廟如周之太廟也何不曰太廟天子太廟而云明堂哉斯蓋魯行天子禮樂饗帝告朔當放於周然以人臣不敢立天子政教之堂故于周公之廟畧擬明堂之制以備其禮非周之宗廟如明堂也

蕙田案此條乃鄭氏所據以為太廟明堂同制之證者豈知魯本無明堂特于廟中僭倣其制非謂魯之廟直如明堂之制而明堂之制竟同太廟也李氏之言可正鄭氏之失春秋文公二年左傳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

杜注明堂祖廟也所以策功序德故不義之士不得升

蕙田案杜氏釋明堂為祖廟病同蔡邕

大戴禮盛德篇明堂者古有之也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外水曰辟雍南蠻東夷北狄西戎明堂月令赤綴戶也白綴牖也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堂高三尺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上圓下方九室十二堂室四戶戶二牖其宮方三百步在近郊近郊三十里或以為明堂者文王之廟也朱草日生一葉至十五日生十五葉十六日一葉落終而復始也周時德澤洽和蒿茂大以為宮柱名蒿宮也此天子之路寢也不齊不居其屋待朝在南宮揖朝出其南門

通考大戴禮曰明堂者古有之也淮南子言神農之世紀于明堂明堂有蓋四方又漢武帝時有獻黃帝明堂圖者或始于此凡九室一室有四戶八牖三十

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茅取其潔質也上圓下方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
外水曰辟雍韓詩說辟圓如璧雍何水不言圓言辟者取辟有德不言水言雍
雍和也南蠻東夷北狄西戎言四海之君子祭也各以其方列于水外明堂月
令于明堂之中施十二月之令赤綴戶也白綴牖也綴飾也二九四七五三六
一八記用九室謂龜文堂高三尺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上圓下方九室十二堂
室四戶戶二牖其宮三百步在近郊近郊三十里淳于登說明堂在國之陽三
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巳之地韓詩說明堂在南方七里之郊然三十里無所取
也再言方圓及戶牖之數亦煩重或以為明堂者文王之廟也明堂與文王之
廟不同處或說謬朱草日生一葉至十五日生十五葉十六日一葉落終而復
始也孝經援神契曰朱草生黃莢莢嘉禾成莢莢生黃莢莢時夾階而生以記
朔也朱草可食王者慈仁則生其形無記周時德澤洽和蒿茂大以為宮柱名
為蒿宮也晏子春秋曰明堂之制下之潤濕不及也上之寒暑不入也木工之
鏤示民知節也然或以蒿為柱表其儉質也此
天子之路寢也不齊不居其室路寢亦為此制

蕙田案通考引大戴禮傳注相雜不分大小
字朱子集中論九為洛書云頃讀大戴禮又
得一證據鄭注明堂云象龜文即指此註而
言然注大戴者盧辯非康成也朱子亦誤記
五經異義淳于登說明堂在國之陽丙巳之地三里
之外七里之內

陳氏禮書大戴禮白虎通韓嬰公玉帶淳于登桓譚
鄭康成蔡邕之徒其論明堂多矣特淳于登以為在
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其說蓋有所傳然也何
則聽朔必于明堂而玉藻曰聽朔于南門之外則明
堂在國之南可知成王之朝諸侯四夷之君咸列四
門之外而朝寢之間有是制乎則明堂在國之外可
知

蕙田案大戴禮明堂在近郊近郊三十里韓
詩說明堂在南方七里之郊顏師古曰周書
叙明堂有應門雉門之制此知為王者之常
居且門有臯庫謂宜近在宮中非也考天子
五門臯庫雉應路惟應門為治朝之門明堂
位所言應門乃明堂宮垣之門在廟門之外

天子朝覲于此故取治朝之門名之非五門之應門也顏氏乃據為明堂在宮中之證耶大戴禮謂在近郊三十里則太遠每月聽朔出令為不便惟淳于登與韓詩說相近陳氏禮書謂蓋有所傳不誣也

逸周書作雒乃位五宮太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

宮府寺也太廟后稷二宮祖考廟也路寢王所居也明堂在國南者也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郎

常累復格藻稅設移旅楹忝常畫內階元階堤唐山

唐注咸皆也廟四下曰阿反坫外向室也重亢累棟也重郎累屋也常累節也言皆畫列為之元階以黑石為間應門庫臺元闔

唐中庭道堤謂為高之也唐謂畫山雲應門庫臺元闔

門見之後可知也又以黑石為門階也

白虎通明堂上圓下方八窗四闥布政之宮在國之陽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八窗象八方四闥法四時九

室法九州十二座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三十六雨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風

蔡邕明堂月令說明堂制度數各有所法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圖屋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三十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變也圓蓋方載六九之道也八闥以象八卦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宮以應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九牖乘九室之數也戶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鐘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列于四方亦七宿之象也堂高三尺以應三統四鄉五色者象其行外廣二十四丈應一歲二十四氣四周以水象四海王者之大禮也

三輔黃圖周明堂明堂所以正四時出教化天子布

政之宮也黃帝曰合宮堯曰衢室舜曰總章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陽館周人曰明堂先儒舊說其制不同或曰明堂在國之陽大戴禮云明堂九室一室有四戶八牖凡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援神契曰明堂上圓下方八窻四牖考工記云明堂五室稱九室者取象陽數也八牖者陰數也取象八風三十六戶牖取六甲之文六六三十六也上圓象天下方象地八窻即八牖也四闐者象四時四方也五室者象五行也皆無明文先儒以意釋之耳禮記明堂位曰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服知明堂是布政之宮也又孝經曰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則周有明堂也明矣

家語孔子觀于明堂觀四門墉有堯舜桀紂之象各有善惡之狀廢興之戒

蕙田案四門墉廟垣之門墉也

北史李孝伯傳李謐明堂之制論論明堂之制者雖衆然校其大畧則二途而已言五室者則據周禮考工之記以爲本是康成之徒所執言九室者則案大戴盛德之篇以爲源是伯喈之倫所持余採掇二家參之月令以爲明堂五室古今通則其室居中者謂之太廟太室太室之東者謂之青陽當太室之南者謂之明堂太室之西者謂之總章當太室之北者謂之元堂四面之室各有夾房謂之左右介三十六戶七十二牖矣室介之形今之殿前是其遺像耳介者即寢之房也但明堂與寢施用既殊故房介之名亦

隨事而遷耳故檢之五室則義明于考工校之戶牖則數協于盛德考之施用則事著于月令求之閨也合周禮與玉藻既同夏殷又符周秦雖乖衆儒倘或在斯矣考工記曰周人明堂度以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余謂記得之于五室而謬于堂之修廣盛德篇云明堂凡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上圓下方東西九仞南北十筵堂高三尺也余謂盛德篇得之于戶牖失之于九室

蕙田案北史李永和著論凡二千餘言蓋主考工記五室之說但其位制四室當太室東西南北之中與康成四角異又謂四面之室各有夾房謂之左右个則又與月令大戴合

而講个字尤精至謂記得之于五室而謬于堂之修廣盛德篇得之于戶牖失之于九室則大舛矣其全文載于後並著辨說茲摘附于大戴諸書之後以爲五室即九室之義所權輿耳

北史賈思伯傳案月令亦無九室之文原其制置不乖五室其青陽右个即明堂左个明堂右个即總章左个總章右个即元堂左个元堂右个即青陽左个如此則室猶是五而布政十二五室之理謂爲可案蕙田案思伯之議最精可息五室九室分爭之喙通考工大戴異制之郵朱子說即本于此全說見後

陳氏禮書夏世室商重屋周明堂則制漸文矣夏度

以步商度以尋周度以筵則堂漸廣矣夏言堂修廣而不言崇商言堂修而不言廣言四阿而不言室周言堂修廣崇而不言四阿其言蓋皆互備月令中央太室東青陽南明堂西總章北元堂皆分左右个與太廟則五室十二堂矣明堂位前中階阼階賓階旁四門而南門之外又有應門則南三階東西北各二階而為九階矣考工記五室九階四時之氣春為青陽夏為朱明秋為白藏冬為元英則青者春之色春者陽之中故春堂名之總者物之聚章者文之成故秋堂名之明者萬物之相見元者萬物之復本故冬夏之堂名之左右之堂曰个以其介于四隅故也中之堂曰太廟以其大享在焉故也古者鬼神所在皆謂之廟書與士虞以殯宮為廟則大享在焉謂之太廟可也

蕙田案陳氏此條最為該備五室并左右个四室則亦九室矣其四面太廟左右个各有一堂合之則十二堂矣正與大戴九室十二堂之制相符

朱子曰論明堂之制者非一某竊意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東之中為青陽太廟東之南為青陽右个東之北為青陽左个南之中為明堂太廟南之東即東之南為明堂左个南之西即西之南為明堂右个西之中為總章太廟西之南即南之西為總章左个西之北即北之西為總章右个北之中為元堂太廟北之東即東之北為元堂右个北之西即西之北為元堂左个中是太廟太室凡四方之太廟異方所其左个右个則青陽之右个乃明堂之左个明堂右个乃

總章之左个也總章之右个乃元堂之左个元堂之右个乃青陽之左个也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太廟太室則每季十八日天子居焉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恐也是又曰明堂想只是一个三間九架屋子

蕙田案朱子論九室制度至為明晰但後一說云三間九架屋子正謂九室象洛書之形耳但言室而不及堂猶為未備必合禮書五室十二堂參之其制乃詳也

楊氏復曰明堂者謂王者所居以出政之堂也夫王者所居非謂王者之常居也疏家云明堂在國之南丙己之地其制必凜然森嚴肅然清淨王者朝諸侯出教令之時而後居焉而亦可以事天祖交神明于

此而無愧說者乃以明堂為宗廟又為大寢又為太學則不待辨說而知其謬矣惟考工記謂明堂五室大戴謂明堂九室二說不同前代欲建明堂者或云五室或云九室徃徃惑于二說莫知所決而遂止愚謂五室取五方之義也九室則五方之外而必備四隅也九室之制視五室為尤備

蕙田案明堂制度五室九室見考工記大戴禮太室太廟左右个見月令四門應門見明堂位南門之外見玉藻自漢以來註疏家及歷代諸儒言如聚訟今考其制外為宮垣內為廟垣中央一室曰太室當太室之南曰明堂太廟太室之東曰青陽太廟太室之西曰總章太廟太室之北曰元堂太廟是為五室

考工記所云五室是也太廟之前有堂兩旁各有夾室介于四隅其形如个東之北曰青陽左个東之南曰青陽右个即南之東曰明堂左个南之西曰明堂右个即西之南曰總章左个西之北曰總章右个即北之西曰元堂左个北之東即東之北曰元堂右个左右个四方各二而室惟四合太廟及太室五室爲九室大戴禮所云九室是也左右个之前各有堂與太廟之堂合考工記云夏堂修二十七廣四修一般堂修七尋崇三尺周堂高三尺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崇一筵左右个室一而堂二合太廟之堂而三大戴禮所云十二堂者是也中一室享祀于此故曰太廟左右

个猶廟寢之東房西房也不言房而言个者四阿之屋介于四隅象形以取義也四隅之堂皆于室外交四角爲之經傳曰五室者舉其正室之居中者言九室者合四隅之左右个言十二室者由堂以推于室四面各三也四堂舉其堂之合者言也十二堂從其室之分者言也其實一也堂九階南面三曰中階西階東階三面各二東西曰側階北曰北階廟垣之門四曰南門明堂門也東門青陽門也西門總章門也北門元堂門也南門之外有宮垣之門曰應門門皆有堂有室門側之堂猶左塾右塾也門之內爲庭庭三堂之深牆壁以蜃灰堊之爲白盛堂室之制上圓下

方四阿重屋茅茨采椽上圓者即九室之屋
在上一層蔡邕所謂通天屋者是也下方者
圓屋下重四阿爲之角在四隅即室外十二
堂之屋也室有四戶八牖室外與堂通者十
二戶二十四牖室內與室通者亦十二戶二
十四牖一戶牖兼兩室若分每室各數之則
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也其丈尺之制夏度以
步商度以尋周度以筵夏堂修二七爲十四
步廣益四分修之一爲十七步半室三四步
四三尺據鄭注四室方一丈八尺廣二丈一
尺中央室方二丈四尺廣二丈八尺殷堂修
七尋爲五丈六尺廣九尋爲七丈二尺周堂
東西九筵爲八丈一尺南北七筵爲六丈三

尺室二筵爲一丈八尺堂崇一筵爲九尺長
短廣狹各因乎時其制固不得而詳也明堂
者王者之堂也先王每月各有攸居順時布
政皆于是乎出室九而居十有二者朱子曰
左个右个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蓋所謂居
者非常居也且居在室而聽政于堂室則一
而堂有二春向東夏向南秋向西冬向北戶
牖門闥隨時啟閉迴乎不同以九室而行十
二月之政于堂奚不可也聽朔既各于其月
之方則閏月居門亦當隨四時更易不專在
明堂之門矣古天子之祭行于廟大朝覲會
同亦行于廟而季秋饗帝既不可于廟中行
事諸侯朝會助祭又當正其儀節分其等威

故明堂朝位公侯伯子男五服近者立于門內蠻夷戎狄列于門外采服又在其外記曰所以明諸侯之尊卑謂是也書曰周公位冢宰正百官詩序曰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乃率以祀文王蓋成王宅憂周公位冢宰而百官總已以聽焉及既成洛邑輔成王以朝諸侯詩序言朝諸侯乃率以祀文王則朝不在廟而在明堂可知矣然考其名夏曰世室則取義于宗廟殷曰重屋則取義于棟宇意者夏卑宮室以茅蓋屋或其舊制殷人易以重屋故名之歟周曰明堂蓋兼朝廟之用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易曰離者明也南方之卦也明堂之義蓋取諸此白虎通蔡邕

其言雖不無附會亦可想見聖人制作之精意矣

又案上圓即九室下方即十二堂或疑其制難于營建乾隆癸酉予適陪祀見少司空長白三公名和三精于營造予問曰考古明堂之制應如是可乎曰可並言今大高殿後有一殿上圓下方明嘉靖時所建也古法有之論乃定

附諸儒辨明堂太廟靈臺辟雍路寢異名同事

蔡邕明堂論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崇禮其祖以配上帝者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元堂中央曰太室易曰離也者明也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向明而治人君之位莫正于此焉故離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其正中皆曰太廟謹承天順時之令昭令德宗祀之禮明前功百辟之勞起養老敬長之義顯教幼誨稱之學朝諸侯選造士于其中以明制度生者乘其能而至死者論其功而祭故為大教之宮而四學具焉官司備焉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萬象翼之政教之所由生變化之所由來明一統也故言明堂事之大義之深也取其宗祀之貌則曰

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四面周水圓如璧則曰辟雍其名而同事其實一也
周清廟論之魯太廟皆明堂也魯禘祀周公于太廟明堂猶周宗祀文王于清廟明堂也禮記檀弓曰王齊禘上清廟明堂也孝經曰宗祀文王于明堂禮記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曰明堂又曰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命諸侯于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于天下命魯公世世禘祀周公于太廟以天子之禮升歌清廟下管象舞所以異魯于天下也取周清廟之歌歌于魯太廟明魯之太廟猶周之清廟也皆所以昭文王周公之德以示子孫也禮記古大廟堂之禮曰膳天是相禮日中出南闈見九侯反問于相曰則出西闈祀五國之事日入出北闈視帝節獻爾雅曰宮中之門謂之闈王居明堂之禮又別陰陽門東南稱門西北稱闈故周官有門闈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闈然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西門北門也知掌教國子與易傳保傅王居明堂之禮參相發明為學四焉文王世子篇曰凡大合樂則遂養老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于先老遂設三老五更之位言教學始之養老由東方歲始也又春夏學于秋冬學于冬皆習于東序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于東序又曰大司成論說在東序然則詔學皆在東序東序東之堂也學者聚焉故稱詔太學仲夏之月令祀百辟卿士之有德于民者昭穆篇曰祀先賢于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即所以顯行國禮之處也太學明堂之東序也皆在明堂辟雍之內月令記曰明堂者所以明天氣統萬物明堂上通于天象日辰故下十二宮象日辰也水環四周言王者動作法天地德廣及四海方此水也禮記盛德篇曰明堂九室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此水名曰辟雍王制曰天子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樂記曰武王伐殷薦俘馘于京太室詩魯頌云矯矯虎臣在泮獻馘京鎬京也太室辟雍之中明堂大室也與諸侯泮宮俱獻馘焉即王制所謂以訊馘告者也禮記曰祀乎明堂所

以教諸侯之孝也孝經曰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言行者則曰明堂行悌者則曰太學故孝經合以為一義而稱鎬京之詩以明之凡此皆明堂太室辟雍太學事通文合之義也
葉氏時禮經會元匠人曰夏世室殷重屋周人明堂鄭氏謂世室宗廟也重屋正寢也三代各舉其一明其制同也案孝經周公宗祀又王于明堂明堂乃宗祀之地則亦為宗廟矣有明堂則有太室書曰王入太室裸孔安國以太室為清廟清廟亦明堂也則亦為太室矣月令五室所居之中皆謂之太廟則亦為太廟可知矣古人建國左立祖廟乃在雉門之左此天子七廟之制而明堂乃在南門之外有五廟之寢則明堂非祖廟即寢廟也夏官祿僕掌五寢鄭氏以為五廟之寢是也又引天子七廟唯祫無廟則非矣先王先公之廟祫乃守祫掌之非祿僕也明堂有五室故有五寢明堂之名不見于周禮而見于考工記意在當時或稱為寢廟歟天子十二月既布常居閏月非常月則太史詔王居門終月說者謂聽朔于明堂門中退處路寢門中玉藻曰天子聽朔于南門之外是明堂在南門之外每月則聽朔于此又曰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彼謂之立是閏月聽朔則立于明堂門中此謂之居是聽朔而退則居于路寢門中如此則明堂與路寢門相通故知其為寢廟矣世室謂之宗廟重屋謂之正寢同此制也

袁準正論明堂宗廟太學事義固各有所為而代之儒者合為一體取詩書放逸之文經典相似之語推而致之考之人情失之遠矣宗廟之中人所致敬幽隱清淨鬼神所居而使眾學處焉饗射于中人鬼慢

黷死生交錯因俘截耳瘡痍流血以干鬼神非其理也茅茨采椽至質之物建日月乘玉輅以處其中非其類也夫宗廟鬼神之居祭天而于人鬼之室非其處也王者五門宗廟在一門之內若在廟而張三侯又辟廱在內人物衆多非宗廟之中所能容也

〔陳氏禮書〕大戴謂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上圓下方公玉帶謂爲一殿居中覆之以茅環之以水設之以復通之以樓蔡邕謂明堂太廟辟廱同實異名豈其然哉宗廟居雉門之內而教學飲射于其中則莫之容處學者于鬼神之宮享天神于人鬼之室則失之瀆袁準嘗攻之矣則謂之明堂太廟辟雍同實異名非也彼蓋以魯之太廟有天子明堂之飾晉之明堂有功臣登享之事乃有同實異名之論是不知諸

侯有太廟無明堂特魯放其制晉放其名也

唐氏仲友曰古人以辟雍太廟明堂同制而異名是起于大戴記言外水爲辟雍又言或以爲文王之廟也又言此天子之路寢也蔡邕之徒祖其說皆考之未詳爾路寢之不在郊明堂之不可爲學宮太廟之不可爲明堂之制不待論而明矣大戴所記雜有三代之禮兩存或者之傳則亦未可以決辭觀也古之辟雍居中而四學居其四旁太室上圜則水有辟雍之象五室謂之太室而于是祀文王複廟重檐茅屋示儉則有清廟之制外之四堂與其戶牖路門則亦合于路寢常居謂之路寢猶宗廟之謂之太廟四堂及五室皆有太廟之名古人簡質不嫌同辭非謂明堂即常居之寢太祖之廟也世室重屋明堂同制異

名而鄭氏離之明堂辟雍清廟制有同者其實異所而蔡邕合之歷代之不爲明堂與其議論之不決蓋由此

楊氏復曰蔡邕所論以太廟靈臺辟雍明堂合爲一區此失之雜者也

蕙田案太廟者祖廟也亦曰清廟詩於穆清廟左傳清廟茅屋禮記清廟之瑟注清者肅然清靜之稱太室者廟中之正室書王入太室裸是也皆祖廟也周禮宮人掌王六寢之修鄭注六寢者路寢一小寢五玉藻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路寢者王治事之所也太學者教國子之學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合國之子弟教焉王制天子曰辟雍詩

鎬京辟雍是也夫太廟在王宮之左雉門之外庫門之內四時祠祫烝嘗及禘祫之所而非南門之外聽朔朝覲大享帝嚴父配天之明堂也路寢在路門之內乃天子之大寢太學辟雍在西郊與明堂何涉蔡邕乃混而爲一袁準非之是也邕又以魯太廟天子明堂及周禮師氏守王門保氏守王闈爲說不知諸侯有太廟無明堂魯特僭禮而倣其制耳師氏保氏居虎門守王闈此王宮中之小學非太學且非辟雍何況明堂乎大戴禮或謂文王之廟夫明堂乃享帝之所文王爲配而非文王之廟也袁氏等辨之極是

又案康成註云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

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疏云夏舉宗廟則王寢明堂亦與宗廟同制殷舉王寢則宗廟明堂亦與王寢同制周舉明堂則宗廟王寢亦與明堂同制言同制者謂當代三者制同非謂三代制同也然則鄭孔之意本以宗廟寢廟明堂分爲三處其說甚明與蔡邕牽合爲一處不同葉氏反摘鄭語爲合一之證其亦讀之不審矣

附先儒辨蔡邕聶崇義四室之角又爲四室

李氏觀曰盛德記九室蔡伯喈之徒傳之接四室之角又爲四室聶崇義誤以爲秦人明堂圖者是也案秦實無明堂後儒見月令呂不韋所作有居明堂之文疑爲秦之明堂爾然其四室之角復爲四室未知

何所使用將以象五行饗五帝乎則五室足以備之矣安用其餘將以配十二辰乎則四隅各兩室重在一方之上覈其意義反復不安此說未可用

附先儒辨鄭註月令之非

李氏觀曰月令一太室四廟八左右个凡十三位鄭註青陽左个則曰大寢東堂北偏正義以爲云東堂者則知聽朔皆在堂不于四角之室中且夫謂之廟與个者當須各自一位豈同在一堂靡所限隔而可稱爲廟與个也蓋康成既執明堂爲五室若于此十三位又爲限隔則是實數頗多與已意相違故曲飾其辭以爲三位同在一堂實不害于五室之文爾此說不可用

蕙田案鄭氏既以四室居四角矣于此乃曰

大寢東堂北偏所謂大寢者非太室乎若指太室則不唯其名不合而東堂北偏乃木室于東北之正位何有此北偏之地是康成解考工已知五室之位與月令不合故為明堂與大寢同制之說以為牽合月令之地是以于此直註曰大寢東堂而不知不可行也李氏以三位同在一堂駁之尚屬似是而非未深窮其病根所在

附辨李泰伯四角置室不能各在其辰之上

李氏觀曰唐李林甫等註月令但知十三室各在其辰之上而不謀所以建立之處且太室既居中央若其餘室連太室而為之則四面各可置一室四角闕處又各可置室復不能令各在其辰之上其餘四室更何所安後魏時李謐作明堂制度論謂太室四面各為一室則四角闕處各方二筵二筵之地乃為兩便房基址既狹况地形斜角不知何所置之復何以能令各在其辰之上且四面之室既以二筵為一辰左右之个乃以二筵為兩辰哉

蕙田案李氏欲以一室當一辰故以四角之

室不能各在其辰之上為疑豈知九室之左右个皆以兩面隨其時之方位開門于十二辰本無不備耶觀朱子之論則全無窒礙矣

附先儒辨李泰伯明堂定制

李氏觀明堂定制說曰東西九筵南北七筵是言東西之堂各深四筵半南北之堂各深三筵半五室凡室二筵是言四堂中央有方十筵之地自東至西可營五室自南至北可營五室十筵中央方二筵之地既為太室矣欲連太室南作餘屋則不能令十二位各直其辰當須于東南西北四面各虛方二筵之地四角闕處又各虛方二筵之地周而通之以為太廟而太室正居中所謂太廟太室者言此太廟之中有太室也太廟之外當于午卯酉四位上各畫方二筵地以與太廟相通所謂青陽明堂總章元堂等太廟者也當寅申巳亥辰戌丑未八位上各畫方一筵地以為室所謂左个右个者也青陽明堂總章元堂四太廟前各為一門出于堂上門旁夾兩窗所謂八窗四闔也聶崇義明堂圖其制有十二階當亦取之禮記外傳曰明堂四面各五門南門之外既有應門則不得有庫庫雖門矣明堂者四時所居四面如一南面既有五門則餘三面皆有五門矣

唐氏仲友曰李泰伯謂南北七筵東西九筵各用其半四堂之修不等一不可也用其半則三筵有半僅三丈一尺而已祭祀之時登歌鐘磬彝尊在堂自筵

之內為地三丈一尺何以容之況王者于此聽朔祀
帝百官在列四海來祭而以修三丈一尺之堂臨之
不亦陋乎二不可也營造之法修廣崇高畧須相稱
以修三丈一尺之堂而崇九尺不亦太高乎三不可
也王者會朝諸侯正在明堂獨徧其南北此為何意
四不可也憲闈設于堂前之楹則諸侯之位當于何
所容戶牖設于堂之四面二筵之中尚可酌獻跪起
乎五不可也九階著于考工必為十二階朝止于應
門而必虛設臯庫不亦衍乎六不可也

蕙田案唐氏駁李氏之說當矣而猶有未備
者李說之謬莫甚于中央方十筵之地自東
至西凡五室自南至北凡五室九室四廟共
十三位自謂本禮記月令而不知與考工大

戴之制判然不可合且並非月令本旨至為
不可也

附辨金華唐氏明堂制度

唐氏仲友曰于國之陽畫地四面方二百四十筵于中取方二十四筵以為五
室每室方三筵虛其十六筵室之兩旁為憲合八憲子午卯酉所虛二筵開四
闥總謂之太廟以中央四隅為五室縱橫數之為九室崇于堂一筵前為一階
以通明堂太廟室之外東西虛各四筵南北虛各二筵占地修十筵廣十四筵
南北之堂廣十四筵修七筵崇一筵三在前四在後以設其戶牖上為重屋橫
六楹以為五間左右各前直三楹如个字之形每楹間二牖一戶太廟敞其前
凡一堂為九十八牖東西之堂亦如之四堂八个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一戶太
廟面各二階與太室合為九階堂之四隅以為四阿堂皆有門門堂各有室外
為應門雉門設兩觀

蕙田案唐氏所言橫六楹前直三楹其規制
皆穿鑿不可曉至云室崇于堂一筵為一階
以通明堂一堂為九十八牖雉門設兩觀等
皆不待白而知其非也錄此以見明堂異說
之夥

附辨明堂有壇墀

王炎文獻志明堂之制度考工記固嘗言之矣夏有世室宗廟之制也殷有重屋路寢之制也而周有明堂其制一堂而五室鄭康成曰或舉宗廟或舉路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康成之言固不足証而考工所記亦未可盡信也其未可盡信者何也若有堂室而無壇墀則嚴父配天當在宮室之中矣先王之禮非特禋祀上帝于郊丘也祀日月星辰祀四郊祀方望山川皆壇而不屋漢文帝作廟以祀五帝于渭陽夫五帝五人帝也祀之于廟人且議其非禮况祀天帝之尊乃即宮室行事而謂周公為之乎故曰考工所記未可以盡信也夫考工記先秦古書也且難以盡信則諸家之異說紛紛從可知矣是故莫若求之于經二禮周公之經也周官司儀將合諸侯則為壇三成宮旁一門此明堂之說也然畧而未詳儀禮所載則詳矣諸侯覲于天子為宮四門為壇加方明于其上而設六玉焉上圭下璧祀帝也圭璋琥璜祀四方也于是拜日禮月祭天燔柴此則明堂之壇而祀神以為盟也既盟王設几即席諸侯之駕不入王門奠圭纁上此則明堂之宮而明諸侯以為朝會也其盟會詔于明神是故謂之明堂鄭康成曰王巡守至于方嶽諸侯來會亦為此宮以見之康成雖知方嶽之為此宮而不知此宮之為明堂是說也吾于孟子有証焉齊國于泰山之下者也宣王之時明堂尚存趙岐曰泰山下明堂本周天子東巡守朝諸侯之處也是說也吾于班史有証焉漢武帝之東封也泰山東北址有古時明堂處則宮壇不存而其址猶在也雖然鄭康成趙臺卿知時會殷同之有明堂而未能明夫所以朝諸侯祀五帝之義也周公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蓋即其壇而祀之輔成王負宸以朝諸侯蓋即其宮而朝之由此言之明堂制度與其祀典曉然如指掌矣

蕙田案明堂之堂室制度及泰山之明堂經

固有明據矣觀禮所云蓋指巡狩方岳未立明堂者而言故為壇墀以行禮所謂為宮四門者必係帷宮之門而王設几度亦必指壇案皇邸之大次猶後世之帳殿也豈可據為明堂之制且謂盟會詔于明神謂之明堂抑陋甚矣至祀上帝壇而不屋朱子曰為壇而祭故謂之天祭于屋下而以神祇祭之故謂之帝則明堂正取不壇為義王氏牽合周禮為壇三成儀禮為宮為壇者非也

右明堂制度

禮記月令季秋之月大享帝嘗犧牲告備于天子

陸氏佃曰大享帝嘗大飲烝嘗嘗新穀而已烝進眾物焉故季秋大享明堂嘗新穀亦謂之嘗十月農工畢天子諸侯與其羣臣飲酒于太學進眾物焉亦謂之烝言犧牲則鼎俎告潔烝盛告豐可知

方氏慤曰雩所以祈饗所以報祈必于仲夏者以陰生于午而物盛之始也報必于季秋者以陽窮于戌而歲功之終也雩于帝然後為大雩饗于帝然後為大饗嘗者宗廟之秋祭特以秋祭之犧牲告備于天子則以物成可嘗之時尤所重故也嘗如此則大饗從可知矣

孝經子曰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則周公其

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

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

注言以父配天之禮始于周公明堂天子布政

之宮周公因祀五方上帝于明堂乃尊文王以配之

詩周頌我將序曰祀文王于明堂也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

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享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

保之

程子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祖配之以冬至氣之始也萬物成形于帝而人成形于父故季秋享帝而以父配之以季秋物成之時也

問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帝只是天只是帝却分祭何也朱子曰為壇而祭故謂之天祭于屋下而以神祇祭之故謂之帝

呂氏讀詩記明堂祀上帝而文王配焉故此詩雖祀文王之樂歌必先言祀天而次言祀文王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言祀天也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享之言祀文王也

朱子詩集傳陳氏曰古者祭天于圜丘掃地而行事器用陶匏牲用犢其禮極簡聖人之意以為未足以報本故于季秋之月有大享之禮焉天即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焉后稷遠矣配稷于郊亦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故以文王配焉文王親也配文王于明堂亦以親文王也尊尊

而親親周道備矣然則郊者古禮而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

王炎文獻志郊以事天廟以祀祖禰三代之達禮也明堂以享帝則非郊以享親則非廟夏商所未有也而周始爲之故夫子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武王之伐商而歸也祀明堂以教民知孝其禮行于朝覲耕藉養老之先而嚴父配天之義夫子不屬之武王而屬之周公者蓋明堂之禮武王主其事而行之其制度則周公明其義而爲之也其在周頌思文后稷配天之樂章也我將祀文王于明堂之樂章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尊祖以明有本此百世所不變者也而周之王業實成于文王配天子郊則不可以二太祖之尊烝嘗于

廟則不足以明文王之德是故宗祀明堂以配上帝此義之所當然禮之所從起而非厚于其禰也知此則周公制禮之義明矣

楊氏復曰郊祀配天明堂配上帝天與上帝一也祀上帝禮並如郊祀然月令有大享之文我將之詩有維羊維牛之語則明堂之禮爲尤備故程子曰其禮必以宗廟之禮享之朱子亦曰祭于屋下而以神祇祭之蓋謂此也

濮氏一之曰文王之祀既不敢同后稷于郊又無屈天神于宗廟之理故特尊其祀于明堂也斯其爲曲盡矣

何氏楷曰胡致堂云文王已有廟矣以季秋享帝而奉文王配焉不可于七廟中獨舉大禮于一廟故迎

主致之明堂以配帝也祭帝必于明堂者帝出震而宰萬物猶向明而治天下也武王即位追王文王周公制禮推本王功故以文王配帝而祀于明堂此義類也

陳氏禮書明堂之祀于郊為文于廟為質故郊掃地藁秸而已明堂則有堂有筵郊特牲而已明堂則維羊維牛然郊有燔燎而明堂固有升煙漢武帝明堂禮畢燎于堂下古之遺制也由漢及唐或祀太乙五帝或特祀五帝或除五帝之坐同稱昊天上帝晉武帝時議除明堂五帝之坐同稱昊天上帝各設一坐而已後又復五帝位或合祭天地唐武后合祭天地于明堂中宗仍之或配以祖或配以羣祖漢武帝祠明堂高皇帝對之章帝祠明堂以光武配後又以高祖太宗世宗中宗世祖顯祖配各其服也或以袞冕東晉武帝或以大裘梁武帝其獻也或以一獻或以三獻梁朱异曰祀明堂改服大裘又以貴質不應三獻請停三獻止于一獻隋于雩壇行三獻禮抑又

明堂之制變易不常與考工之說不同皆一時之制然也

附先儒辨鄭註禮書明堂祀五帝

月令大饗帝鄭註言大饗者偏祭

五帝也曲禮曰大享不問卜謂此

陳氏禮書考經嚴父配天矣又曰祀上帝者天則昊天上帝也上帝則五帝與

天也明堂不祀昊天上帝不可謂配天五帝不與不可謂配上帝以上帝為昊天

上帝耶而周禮以旅上帝對旅四望言之則上帝非一帝也以

明堂特祀昊天上帝耶而考工記明堂有五室則五室非一位也

應氏鏞曰春祈穀夏大雩秋大饗皆主于為民故噫嘻之詩以春夏皆為祈穀于上帝而秋大饗與冬圉丘則皆致其報鄭氏獨以祈穀為天而大雩大饗皆為五帝豈以祭之頻而近于瀆乎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程子言人子不可一日不見父母人君不可一時不見天固非慮其頻且瀆也楊氏復曰我將之詩言天者再天即帝也帝即天也

則知周人明堂祀天非總享五帝明矣 又孟春大雩季秋大享鄭注謂合祭五天帝而以五人帝配之合祭五帝之說無所據

蕙田案明堂祭帝止是祭天程子朱子之言深得其旨五帝之說始于鄭氏應氏楊氏辨之是也陳氏禮書謂祭五帝與天仍用鄭氏六天之說明堂五室而祭六天亦難強通矣

附辨注疏武王配五人神于明堂下

祭法祖文王而宗武王鄭注祭五帝五神于明堂曰祖宗祖宗通言爾孝經曰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月令春曰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夏曰其帝炎帝其神祝融中央曰其帝黃帝其神后土秋曰其帝少昊其神蓐收冬曰其帝顓頊其神玄冥 孔疏云祭五帝五神于明堂曰祖宗祖宗通言爾者以明堂言五時皆有帝及神又月令季秋大饗帝故知明堂之神有五人神及五天帝也孝經云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故知于明堂也 郊特牲孔疏五時迎氣及雩祭則以五方人帝配之九月大饗五帝則以五人帝及文武配之以文王配五天帝則謂之祖以武王配五人神則謂之宗崔氏曰皆在明堂之上祖宗通言故祭法云祖文王文王稱祖孝經云宗祀文王于明堂是文王稱宗文王既爾則武王亦有祖宗之號故云祖宗通言

王氏肅曰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自是不毀之名非謂配食于明堂者也審如鄭言則經當言祖祀文王于明堂不得言宗祀也宗者尊也周人既祖其廟又尊其祀孰謂祖于明堂者乎鄭引孝經以解祭法而不曉周公本意殊非仲尼之義旨也

杜氏通典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謂祀昊天上帝先儒所釋不同若以祭五帝則以天帝皆坐明堂之中以五人帝及文王配之五官之神坐于庭中以武王配之通名曰祖宗故云祖文王而宗武王文王為父配祭于上武王為子配祭于下如其所論非為通理但五神皆生為上公死為貴神生存之日帝王享會皆須升堂今死為貴神獨配于下屈武王之尊同下坐之義為不便

陳氏禮書祭法曰周人禘嘗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氏曰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其說以為坐五帝于堂上以五人帝及文王配之坐五神于庭中以武王配之然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謂祖宗其廟耳非謂配于明堂也月令之五人帝五人神所以配食四郊也其與享明堂于經無見又況降五神于庭中降武王以配之豈嚴父之意哉

唐氏仲友曰文王配上帝周之子孫未之有改孝經謂之嚴父為周公言之也樂記謂祀乎明堂而民知孝者為武王言之也若成王以降則亦祖而已德如文王而可以配上帝文王既配上帝則武王雖無配可也康成謂配以文武鑒說也其說謂祭法禘郊祖宗皆配天之祭亦考之未詳耳禘祖宗宗廟之祭郊

配天之祭也鄭氏註大傳祖之所自出謂祭感生帝不足信也虞夏禘黃帝殷周禘嘗所以為祖之所自出也長發大禘之詩而叙契至于阿衡其為禘昭穆之祭何疑禘不為郊則祖宗不為明堂審矣

蕙田案諸儒辨註疏明堂之神有五人帝五人神最為透快要之註疏之病在于明堂大饗為祭五帝所以支離穿鑿一至于此也不知禮書何以亦有祭五帝之說亦考之未精耳

附辨陳氏成王應宗祀武王

陳氏禮書宗祀文王則成王矣成王不祀武王而祀文王者蓋于是時成王未畢喪武王未立廟故宗祀文王而已此所以言周公其人也

司馬氏光曰竊以孝子之心誰不欲尊其父者聖人制禮以為之極不敢踰也故祖已訓高宗曰典祀無

豐于昵孔子與孟懿子論孝亦曰祭之以禮然則事親者不以數祭為孝者貴于得禮而已前漢以高祖配天後漢以光武配明堂以是觀古之帝王自非建邦啟土及造有區夏者皆無配天之文故雖周之成康漢之文景明章其德業非不美也然而子孫不敢推以配天者避祖宗也孝經曰嚴父莫大于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孔子以周公有聖人之德成太平之業制禮作樂而文王適其父也故引之以證聖人之德莫大于孝答曾子之問而已非謂凡有天下者皆當以父配天然後為孝也近世祀明堂者皆以其父配五帝此乃誤識孝經之意而違先王之禮不可以為法也

或問朱子曰我將之詩乃祀文王于明堂之樂章詩

傳以為物成形于帝人成形于父故季秋祀帝于明堂而以父配之取其成物之時也此乃周公以義起之非古制也不知周公以後將以文王配耶以時王之父配耶曰諸儒正持此二議至今不決看來只得此文王配且周公所制之禮不知在武王之時在成王之時若在成王時則文王乃其祖也亦自可見又問繼周者如何曰只得以有功之祖配之問周公郊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此說如何曰此是周公初立一箇法如此將文王配明堂永為定例以后稷配郊推之自可見後來妄將嚴父之說亂了

蕙田案禮書謂成王未畢喪武王未立廟故宗祀文王而已然則成王終喪之後當改以

武王配帝耶康昭而後亦各以其父配耶此蓋泥孝經嚴父之說而失其旨者也夫明堂宗祀之禮雖制于周公而行之實自武王始武王身有開創之功而為之父者又文王也故得推尊其父以配上帝其後王既無武王之功而其父之德又或不如文王則烏可援嚴父之例耶且嚴父之說在周亦有不得已者周之王業成于文王而配天者則后稷也不能祀文王于郊以配天故特祀之于明堂以配帝此聖人之行權耳若文王可配圜丘又何事創制斯禮以彰嚴父之義哉後世既無遙遙始祖如后稷之可以配天而開創之君亦既配于圜丘則固不必徵引古義而泥

于孝經之文矣

附辨禮書豐年秋冬報為明堂及郊

陳氏禮書詩序曰豐年秋冬報則秋報者季秋之于明堂也冬報者冬至之于郊也先明堂而後郊者禮由內以及外也先嚴父而後祖者禮由親以及尊也

蕙田案秋冬報鄭箋謂嘗也烝也鄭解此與噫嘻載芟良耜異者緣詩明言烝畀祖妣知是祭于宗廟非祭外神禮書以為明堂及郊非是至冬至郊天一歲之正祭雖亦可謂之大報而曰由內及外由親及疏鑿矣

禮記樂記

祀乎明堂而民知孝

注文王之廟為明堂制

祭義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

蕙田案祀乎明堂即所謂宗祀文王于明堂也孝經以為創自周公而此屬之武王何也周公制之武王行之所以並稱達孝也註以

文王之廟當之誤矣

右明堂饗帝宗祀

孟子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

堂謂泰山下明堂本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之處也齊侵地而得之疏案地理志云齊南有泰山史記封禪書云舜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岱宗泰山也遂觀東后又云此山黃帝之所常遊自古受命帝王未有睹符瑞見而不臻乎泰山也云泰山下明堂本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之地者案禮記明堂位云明堂者明諸侯之尊卑昔殷紂亂天下脯諸侯以享諸侯是以周公相武王伐紂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六年朝諸侯于明堂七年致政于成王成王封周公于曲阜令魯世祀周公以天子禮樂然則泰山下明堂即周公朝諸侯之處蓋魯封內有泰山後嘗為齊所伐故齊南有泰山文中子云如有用我者當處于泰山矣注云泰山黃帝有合宮在其下可以立明堂之制焉禮器云魯人將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于頻宮齊人將有事于泰山必先有事于配林則泰山在齊明矣案周制明堂云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賈釋云明堂者明政教之堂又夏度以步殷度以尋周度以筵是王者明政也周堂高九尺殷三尺以一相參之數而卑宮室則夏堂高一尺矣又上注云堂上為五室象五行以宗廟制如明堂明堂中有五天帝五人神之坐皆法五行以五行先起于東方故東北之堂為木其實兼水矣東南火室矣兼木西南金室兼火西北水室兼金以中央太室有四堂四角之室亦皆有堂乃知義然也賈釋太史閏月下義云明堂路寢及宗廟皆有五室十二堂門是也四角之室皆于太室外接四角為之則五室南北止有二筵東西各二筵有六尺乃得其度若聽朔皆于時

之堂不于水火等室居若閏月則闔門左扉立其中而聽朔焉

楊氏復曰此又王者巡狩之地有明堂以朝諸侯行政教非在國之明堂也輔氏廣曰漢書郊祀志武帝元封元年封泰山泰山東北址古有明堂矣

蕙田案孫疏明堂亦仍鄭氏五室之謬辨見

前

右方岳明堂

大戴禮盛德篇凡人民疾六畜疫五穀災者生于天道道不順生于明堂不飾故有天災則飾明堂也素問序黃帝坐明堂之上臨觀八極考建五常晏子春秋明堂之制土事不文木事不鏤示民知節也

荀子強國篇雖為之築明堂于塞外而朝諸侯使殆可也

尸子君治篇黃帝曰合宮有虞氏曰總章殷人曰陽館周人曰明堂皆所以名休其善也 周公踐東宮

祀明堂假爲天子明堂在左故謂之東宮

呂氏春秋周明堂外戶不閉示天下不藏也周明堂金在其後有以見先德後武也茆茨蒿柱土階三等以見節儉

淮南子主術訓昔者神農之治天下也甘雨時降五穀蕃殖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歲終獻功以時嘗穀祀于明堂明堂之制有益而無四方風雨不能襲寒暑不能傷遷延而入之 文王周觀得失徧覽是非堯舜所以昌桀紂所以亡者皆著于明堂成康繼文武之業守明堂之制觀存亡之迹見成敗之變

泰族訓昔者五帝三王之蒞政施教立明堂之朝行明堂之令以調陰陽之氣以和四時之節以辟疾病之菑

白虎通禮三老于明堂以教諸侯孝也禮五更于太學以教諸侯弟也

文中子問易篇議其盡天下之心乎黃帝有合宮之聽堯有衢室之問舜有總章之訪皆議之謂也并天下之謀兼天下之智

通典黃帝拜祀上帝于明堂或謂之合宮其堂之制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茆蓋通水水圜宮垣爲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曰昆侖天子從之入以拜祀

蕙田案此即漢書公玉帶之事

唐虞祀五帝于五府蒼曰靈府赤曰文祖黃曰神計

白曰明紀黑曰元矩五府之制未詳

蕙田案此即鄭注之說

路史帝堯居于明堂 題不枿土階不戚茆茨不斲

泊如也 作七廟立五府以享先祖而配五帝

三禮圖明堂布政之宮周制五室秦爲九室十二階
各有所居

玉海孔子言宗祀祀事以之明孟子言行王政政事
以之明記言朝諸侯朝事以之明也先王之祀酒曰
明水食曰明粢服曰明衣皆神之也在國之陽天子
居其中行政教神而明之故曰明堂

右明堂附錄

五
考卷第二十四

淮陰吳玉搢校字

